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五

ロイコ2
2805
15-15

2805
巻15-15

左傳評林

明 呉興 凌稚隆 以棟父 原本
日本 播州 奥田元繼 志季父 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五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 敬王二十六年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 聲公七年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弑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弑子簡公任立哀十四年田常弑簡公立其弟驁爲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爲田氏矣

宋 景公二十三年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定公十八年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伯哀十六年孔子卒

衛　靈公四十一年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爲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昭侯二十五年魯哀公四年昭侯弑子成侯立成侯十二年孔子卒

曹　伯陽八年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隱公八年魯哀公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隱公十二年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惠公三年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隱公十三年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拊之以鞭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爲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元公十年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楚　昭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自公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惠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公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吳　夫差二年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一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哀經元年

家鉉翁入郢者吳也僅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强吳而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爲利春秋奚取哉高閌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經 元年 丁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也復正有三辭莫善於自尅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則愈於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也善者○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秋齊侯衛侯伐晉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代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俶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冬仲

越句踐三年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爲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共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楚以諸侯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築增長版也設版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栽音在又再廣丈壘厚一丈高倍高二丈也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也守蔡○夫也並如字晝夜九日晝夜也宋凡九日而壘成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附錄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夫椒吳不鄱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夫音扶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所謂三年乃報越○檇音醉遂入越乘勝遂入越國越子以甲楯五千越句踐以甲楯五千敗餘不多○楯音盾

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哀經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常可乎

許翰晉爲伯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示列國之無伯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伯統亡矣王道既盡伯統復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李廉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孫何忌帥師伐邾邾隱公無傳

一特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鄙晉二國伐晉晉無異列國矣

黃仲炎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表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強之食也

傳元年

李廉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汪克寬楚昭圍蔡未足以爲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讎爲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斧鑿也

孫鑛元人鎖城法即此雖止數語却精鍊有致

鍾伯敬吳赦越末爲大失但怨父之仇耳又其意不出於哀矜而出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於赦越若赦越之後而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

陽慎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出呂覽高誘注

彭士望去疾莫如盡此語大脫元氣

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以自保守○會古外反稽音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故楚臣奔吳爲大宰寵幸於夫差故種因之○種上聲嚭皮上

以行成求成于吳

子將許之夫差將許越成

伍員曰不可伍子胥諫不可許成○員音云

臣聞之以臣所聞

樹德莫如滋言樹立有德必使滋長

去疾莫如盡除去惡疾必使滋長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夏同姓諸侯澆寒浞子封於過

滅夏后相夏后者羿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過平聲澆五叫反又徼鄩音尋

后緡方娠后緡相妻娠懷身也○娠音震

逃出自竇自竇穴遯而出

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歸其父母家

生少康焉相之遺腹生子是爲少康

爲仍牧正仍古諸侯國少康爲其牧官之長

惎澆惎毒也○惎音忌

能戒之能戒備其毒害

澆使椒求之椒澆臣使求少康欲殺之

逃奔有虞虞舜後爲諸侯者少康逃而歸之

爲之庖正爲有虞掌膳蓋

以除其害賴此以得除己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也○妻去聲

而邑諸綸綸虞邑以綸邑處之

有田一成方十里爲一成

有衆一旅五百人爲一旅

能布其德能宣布其德澤

而兆其謀而兆始其謀猷

以收夏衆收拾夏之遺民

撫其官職撫循夏之官職

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使諜候澆之間隙○女如字艾五蓋反

使季杼誘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也使以計誘豷希去聲

遂滅過戈寒四年傳載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復禹之績恢復夏禹舊日功績

祀夏配天祀夏祖宗以配天

不失舊物不失禹治天下之舊業

今吳不如過今吳之強不能如過

而越大於少康而越之大倍於少康

或將豐之或者欲與越成以豐天之

不

吳越純陰符學術魏禧按范蠡他日于吳便如此英雄去下所見畧同

王元美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殲焉是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檇李之辱夫差畜憤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迄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

孫鑛是議論中敘

亦難乎必爲吳之患難句踐能親而務施句踐能親愛其民而務施恩惠○施去下同施不失人所加恩惠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越與吳土壤相接而世爲仇讎世世爭戰爲仇讎之國於是乎克而弗取既克其國而又弗取將又存之將又與成而安存之違天而長寇讎違乘天與而滋長寇讎○長張上下同後雖悔之後日雖復悔恨其失不可食已不可消食而止其患姬之衰也姬吳姓言諸姬衰息日可俟也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介居蠻夷之地而長寇讎滋長寇讎之禍以是求伯吳欲以此求爲諸侯伯之長○伯如字又霸必不行矣此事必不可行弗聽夫差不從其言退而告人子胥退而私語其人曰越十年生聚言越自此以往十年生民而聚財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故教訓又在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外既富且教越益

爭造語典密可與強盛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也三月越魏莊子章參看一事而敘少異彼重異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經世鈔除其害除虞思之害也當月復必有所猜及吳平夫差卒從宰之言許越爲平吳入越吳有入越之役不書不書于經吳不告慶吳不告慶捷于魯越不告敗也越不告喪敗于魯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附傳○附錄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定十三年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之復本領能兆謀德不迂虛也收夏衆尤妙黨也圍五鹿五鹿晉邑○附錄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吳召陳懷公使從己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懷公登進國人于朝而問其所從曰沈雲將吳越春秋載二齊謂吳子曰樹晉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其時註亦二十年之意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欲從楚者立於西偏欲與吳者立于東偏欲與楚者右欲從吳者左欲從吳者左欲與吳者左欲與楚者右陳人從田陳人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無田從黨都邑伯者本領穆文熙吳不如過逢滑當公而進陳大夫逢滑不左不右當公而進曰臣聞以臣所聞國之興也以福國之當興必獲天福其亡也以禍國之當亡

一段利害皎然詞意警切即金石可貫而去差在於一戰之功愎而不從豈非天欲以吳授越乎

必獲天禍今吳未有禍今天未嘗賜吳以禍楚未有禍天亦未嘗降楚以禍楚未可棄楚未必亡故未可棄吳未可從吳未必興故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而晉乃諸侯之盟主若以晉辭吳若以晉事辭吳勿往若何如此可行否公曰

魏世傑蠡種之謀懷公員已先見矣直英雄敵手必二十年者越大亨不久不起吳大盛不久不豈必皆亡敵如醫病者有一方必服至數百劑而後愈者也

補注越不告敗也攜李之敗吳子光卒焉既以實來告則入越爲父報仇宜無不告者傳不知筆削之法說在屬辭

按不告例已出隱十一年故曰復發傳

對曰逢滑又答國之有是言國家有此成敗多矣其類甚多何必不復敝如醫病者有一方必服至數百劑而後愈者也

補注越不告敗也攜李之敗吳子光卒焉既以實來告則入越爲父報仇宜無不告者傳不知筆削之法說在屬辭

按不告例已出隱十一年故曰復發傳

國勝楚國爲吳所勝君亡楚君棄國出亡非禍而何非天降之禍而何

又問

小國猶復雖以小國猶能復振況大國乎而況楚國之大有不復乎

臣聞以臣所聞國之興也國之將興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惟恐其有傷動復乎

是其福也民歸之則天佑之此吾所謂福其亡也國之將亡以民爲土芥斬艾民如治土芥惟恐其不盡○芥音介是其禍也民怨則神怒此吾所謂禍楚雖無德楚雖未能有德亦不艾殺其民亦不艾殺民如治土芥○艾音刈吳日敝於兵今吳人日日疲敝於兵革暴骨如莽暴骨原野如草生於廣野莽莽然○暴蓬

而未見德焉未嘗見吳之有德天其或者或者天意正訓楚也

敬訓楚人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吳之殘民如此禍之往歸於吳其何日之有

言其不久陳侯從之陳懷公從其言及夫差克越今年夫差既勝越乃修先君之怨召陳不至闔廬事也故夫差爲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無鐘故曰侵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齊侯衛侯會于乾侯乾侯晉地救范氏也范氏在朝歌故救之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鮮虞狄也魯師會齊衛伐晉不書非公命取棘蒲晉地○附錄吳師在陳吳之師猶在陳未歸楚大夫皆懼恐吳復伐楚曰闔廬惟能用其民言吳先君闔廬善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以敗楚於柏舉見定四年今聞其

家鉉翁據傳救范中行也齊景公薨范中行以抗君奬衛輒以捍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

補注取棘蒲魯不書諱伐盟主陳氏曰自五氏之役齊衛凡三代晉於是始書重書之也

孫鑛吳師在陳初看覺太寬稍嫌扳重細玩逆語典重儘有致

穆文熙闔廬恤民所以敗楚夫差勞民所以自敗古今興亡無不由此意

嗣又甚焉今聞夫差過於闔廬將若之何將何道以處之子西曰楚令尹二三子恤不相睦言楚諸臣所當憂恤者在於不相親睦無患吳矣

不必以吳為患昔闔廬昔闔廬之君吳食不二味共所飲食不兼二味居不重席其所居處不施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崇壇器不彤鏤器用樸素不加形音同宮室不觀所居宮室無觀闕臺榭○觀音貫舟車不飾所乘舟車無華采文飾衣服財用所服之衣所用之財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其在國家天有菑癘天有癘疫之菑○菑音災癘音蠣親巡其孤寡親自巡問孤幼鰥寡之人而共其乏困乏絕困苦則供給之○共音恭在軍其在軍行熟食者分分猶徧也必須軍士皆徧熟食而後敢食不敢先食其所嘗者其有所嘗甘珍非常之食卒乘與焉卒乘之賤亦得與焉○卒尊入乘與並去聲勤恤其民勤勞憂恤其國之民而與之勞逸與民均其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是以民知致死知不曠民知致死不見曠藥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我楚子常反易其所為所以敗我也此闔廬所以能敗楚今聞夫差今夫差之君吳次有臺榭陂池焉三宿以上曰次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障澤曰陂積水曰池言夫差三宿以上即備臺池之樂宿有妃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宮言夫差一宿亦備子女之奉○嬪音頻一日之行一日所行之地所欲必成意之所欲必求其成玩好必從玩好之物必以從行○好去聲珍異是聚珍寶奇異是用蓄聚觀樂是務游觀嬉戲是所先務○樂音洛視民如讎虐使其民視如寇讎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夫謂吳實先自取禍敗○夫音扶安能敗我又豈能敗楚哉為二十二年滅吳起本○附錄冬十一月

惟而君哉

彭家屏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桀紂之民致其力忘其死失天下也失其民罷勞○罷音皮也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不已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哀經二年

師協前此嘗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区之邾國而魯而納其叛人之卒蒯聵之邑取其田時無王伯强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傳說豪纂邾者魯之附庸最近且親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也

經 二年 **戊申**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見三家之專兵權也○漷火虢反又郭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句音鉤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

子蒯聵于戚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季本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盜殺其兄家政不修妻逐其子事無名而興遠役行無土地信而召敵兵不亡而受盟幸矣

王樵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大臣與國人請於天王方伯斷以大義擇其可立則可輒與國人據國拒父則胥於亂矣故書帥師書納于戚見其見敵於衛亦以著輒與國人之意也

傳 二年春伐邾代邾魯三卿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人故賂以漷沂之田故以漷水以東沂水以西之田賂魯而受盟于句繹○初衛侯遊于郊衛靈公出游於衛之外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靈公謂子郢余無子言蒯聵出奔無大子將立女女謂子郢欲立之爲大子○女音汝不對子郢不答他日及至他日又謂之靈公又謂子郢如前對曰子郢答郢不足以辱社稷言我不足以爲社稷之辱君其改圖君其改圖度之君夫人在堂上有君夫人三揖在下下有卿大夫士旅揖士旁三揖見周禮司士君命祇辱言立嫡當以禮與內信之有故春秋書盟始於蔑而終於句繹也

同上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鄭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范寧七月而葬荀況靈公沒時職之亂故也姚舜牧蔡初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請遷於吳而訛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傳二年

沈雲將公穀謂輒子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祇適爲辱○祇音支○夏衛靈公卒見經註夫人曰夫人南子命公子郢爲大子言立公子郢爲嗣君命也先君之治命也對曰子郢答郢異於他子言已用意與諸子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若果有此治命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我在其左右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蒯聵輒蒯聵之子靈公之嫡孫也乃立輒乃立嫡孫是爲公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衛大子即蒯聵戚衛邑宵迷夜行迷路陽虎曰陽虎本晉趙氏右河而南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度河故欲出河右而南羊必至焉必至於戚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絻音問八人衰絰欲爲衛人逆故衰絰成服○衰音催偽自衛逆者偽爲自衛來迎大子告於戚之邑門哭而入舉哀而後入遂居之遂居于戚蓋輒以子

拒父不受也秋八月齊人命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粮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夫人尊遺命立郢郢離乃立輒夫使輒而誠受靈公命命不得納父亦宜委於所可立使不失社稷而身從父焉如程子所論廼可耳況靈公未嘗命輒而輒之立不過以國人故則宜速逆父還而奉以在後不知虛實故但見其外貌必有懼心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即罕達子般即駟弘爲齊送粟○般音班士吉射逆之范吉射以師迎粟○射音亦趙鞅禦之趙鞅帥師禦鄭人之師遇於戚晉鄭相遇於衛之戚邑陽虎曰吾車少言我兵車差少以兵車之旆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兵車以示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即子姚子般又先鄭師而結陳○陳音陣罕駟自後隨而從之晉先陳故鄭師隨而從之彼見吾貌鄭師必大敗之鄭師必敗從之趙鞅從其計卜戰趙鞅以龜卜其吉凶龜焦兆不成樂丁曰晉大夫詩曰舉大雅緜詩爰始爰謀經始其事謀度其事爰契我龜與我龜卜相契合言先人事後卜筮也○契如字又挈謀協以故兆故兆

不可掩矣異哉公穀之言不可以訓也

孫鑛而對語俱佳

鍊淨有致

參文臣公子郢之賢其季札子臧之擅晉國流乎辭衛國而不居竟免於難何其卓然有見也

補注三揖在下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之旅衆也盡在於大夫爵同者衆揖此一舉

謂簡子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詢可也但諮詢于衆可也

簡子誓于晉師曰范氏中行氏荀寅之族反易天明及易天之明德不事其君斬艾百姓斬絕艾殺晉之民命○艾音又欲擅晉國欲專晉國之威權而滅其君而滅絕晉君之社稷寡君恃鄭而保焉晉君恃鄭今鄭爲不道今鄭人肆其國肆其國棄君助臣棄晉君而助其叛臣二三子汝諸將帥順天明順天道好順之明從君命從晉君討逆之命經德義經常其助順之德義除訴恥除刷其討逆之訴恥○訴后又苦在此行也盡在於此一舉克敵者諸將之勝敵有功者上人大夫受縣千里百縣上大夫受百里士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下大夫受郡縣有四郡下大夫受田受五十里之地士田十萬士受田十萬畝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志父趙鞅

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改名志父彭家屍衛靈公謂言已若無所得罪○父音甫君實圖之事濟之後君當圖其公子郢曰余無子賞若其有罪若以爲有所得罪絞縊以戮當絞縊以戮其罪桐棺三寸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爲罰夫子制於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不設屬辟屬次太棺也辟施棺也王棺四重被水千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二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爲二重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君制耳非正禮也○屬音燭辟音壁素車樸馬車馬樸素以載尸柩○樸音朴無入于兆不入於先人之兆域下卿之罰也凡此數者此下卿之罰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將與鄭師戰郵無恤御簡子郵無恤即王良爲趙鞅御車○郵音由衛太子爲右大子蒯聵爲簡子車右登鐵上升鐵丘之上望見鄭師衆望見鄭師來者多大子懼蒯聵恐懼自投于車下墮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子良

之傳文前不復可別

左畫陸粲曰與罕言其駟兵車五字衍

呂東萊簡子誓殺獨之匹夫也

自責此師之所爲去

孫鑛此與後太子禱文策是一律而此畧襍一七常語遂覺味稍減

汪道昆是特趙鞅納衛太子在晉故爲之用

同上巡軍數語鼓動人心

鍾伯敬以恐懼自投之人而後乃以右之上自矜何也

即王良以綏轡授之刪瞶

而乘之而載之於車○乘去聲

曰婦人也以刪瞶爲婦人

怯甚簡子巡列趙鞅巡行列之間

曰畢萬晉獻公卿

匹夫也言其亦單

七戰皆獲從獻公七戰皆獲有功

有馬百乘百乘之牖卿也○乘去

死於牖下亦死牖下得以壽終

郡子勉之勸諸將勉力以戰

死不在言死生有命

繁羽御趙羅繁羽趙羅皆晉大夫

宋勇爲右勇亦晉大夫

羅無勇趙羅無勇不能乘車

虞之虞束縛趙羅使在於車○虞音君

吏詰之晉之吏問其故

御對繁羽答

曰疢作而伏言趙羅疢疾作而伏故束縛之○疢音占

衛太子禱刪瞶禱戰于神

曰曾孫蒯聵告自稱曾孫

敢昭告

皇祖文王皇大也康叔文王之子故以文王爲大祖

烈祖康叔烈顯也康叔始受封故以爲顯祖

文祖襄公刪瞶襄公孫故以爲繼業守文之祖

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名言臨陣尤用得妙

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國有叛臣爲在於難○難去

不能治亂不能討治鄭人之亂

使鞅討之使趙鞅帥師以討之

蒯聵不敢自佚蒯聵不敢自安佚

備持矛焉車右主擊刺故言備持矛

敢告敢告儆福于神

無絕筋無絕筋斬絕筋脉

無折骨無隊車馬無折骨肉

無面傷無中弓矢傷損面目

以集集成軍旅之大事

無作三子祖羞無作我三祖之羞恥

大命不敢請死生大命故不敢請

佩玉不敢愛佩玉質信以禱故不敢愛

鄭人擊簡子鄭師

中肩中簡子之肩○中去

斃于車中簡子斃于車中

獲其蠡旗獲其蠡旗各獲簡子之蠡旗○蠡音蜂

大子救之以戈刪瞶爲車右故以戈救簡子

鄭師北鄭師奔北

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大子復代之刪瞶復代鄭師○復去

鄭師大敗大敗鄭師

獲齊粟千車鄭爲齊送粟故

此可矣只喜戰勝耳獲齊粟千車趙孟喜趙軟喜衛太子前怯而後勇曰可矣言其可用傳使曰趙氏屬大大○使音史雖克鄭言今雖克勝鄭師猶有知在言知氏將復為難○知音智憂未艾也此憂尚未艾絕後趙氏竟有晉陽之難初周人與范氏田先時周人嘗以田與晉范氏公孫彘稅焉彘范氏臣為范氏收周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彘以獻於趙簡子吏請殺之軍吏請殺彘趙孟曰為其主也言彘之收稅臣為其主耳何罪何罪之有止而與之田留公孫彘還其所稅及鐵之戰在此役以徒五百人公孫彘以步卒五百人宵攻鄭師乘夜以攻鄭師取蠡旗於子姚之幕下取鄭師所獲之蠡旗於鄭軍達帳幕之下獻曰獻於趙簡子曰請報主德請報簡子舊日之德追鄭師鄭師敗走簡子追之姚般公孫林二子鄭大夫○般音班殿而射殿鄭師而射晉師○

氏世食士報幸哉殿顛去今之世受恩而知感者鮮矣況報乎射音石前列多死晉軍之前行多死者趙孟曰無小言雖小國亦有善射孫鑕國無小三字收最陡既戰既戰卒事簡子曰趙鞅自言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言已蹈于車中雖伏弓衣而吐血○弢音叨鼓音不衰鳴鼓進兵不肯衰息今日今日之戰我上也我功為上大子曰衛蒯聵吾救主於車我以戈救簡子於車退敵於下再伐鄭師敗之我右之上也我車右之功為上郵良曰郵良即王良我兩靷將絕在胷曰靷言我馬之兩靷皆將斷絕○靷音印吾能止之我能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我御車之功為上駕而乘林乘載也林橫木明細小也乃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乘如字兩靷皆絕兩靷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吳洩庸如蔡洩庸吳大夫納聘納聘於蔡而稍納顧九疇遷國大事既請遷矣復可悔師元年蔡請遷于吳吳師盡悔故因聘而襲之師畢入吳師盡入於蔡衆知之蔡人知之

乎其哭而遷墓竟可嗟及也

哀經三年

陳岳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爲兵首孫覺桓公者哀公十世祖也僖公者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廟左焉非禮矣黃仲炎桓者親盡而廟不毀者蓋三桓私於其祖也僖亦親盡何以不毀以其存桓不得不存僖也故春秋因二宮災以著三家非禮爾

蔡侯告大夫蔡昭侯告其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于吳言不時遷駟之所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離故哭冬蔡遷于州來見經註

經三年己酉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在戚而齊備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比年四城皆懼晉也○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髡苦孫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惠公卒悼公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見經註求援於中山中山即鮮虞求鮮虞之助許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强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官名火踰公宮火踰越魯公之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災救火者皆曰救火之人命辭皆曰顧府顧府庫之藏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敬叔即南宮閱孔子弟子也至火所命周人出御書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出御書常所進於君者侯於官使待命於公宮曰庀女而不在庀具也言具汝所職而有不在○庀音彼死其罪死子服景伯至景伯即子服何至火所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冢宰之屬使之出禮書以待命以待討求之命命所不共所命不共○共音恭有常刑國有典常之刑校人乘馬校人掌馬乘馬使四四相從爲駕之易○乘去聲下同巾車脂轄巾車掌車以膏膏轄爲行之易百官官備國之百官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府庫人庫人各謹所守官人肅給居官之人整肅供給以濟濡帷幕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濟薦攸從之薦攸火氣也從承其事

毀而天譴以災非火氣而爲之備蒙葺公屋以濡物蒙冒覆葺公家之屋自大廟始始自大祖之廟重宗廟也外內以悛悛次也外內各以次序先尊後卑助所不給力所○大泰彭士望出御書他重宗廟也物可再具惟先代典籍不可再備蕭何知取圖籍而不知收六經以致楚人一炬爲書並出致其助有不用命有不肯用命令者則有常刑則加以典常之刑無赦無有赦宥公父文伯至文伯至火所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駕之備緩急季桓子至即季孫斯至火所御公爲哀公御車立于象魏之外立于象魏之門闕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火勢傷人則止勿救財可爲也有財則可爲不欲重財而輕民命命藏象魏命有司藏象魏之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言國家故舊之典章不可定繪出是其奇變失富父槐至槐富父終生之後至火所曰無備而官辨者備豫無素而欲辨於宜猶拾瀋也瀋汁也北土呼汁爲瀋猶拾汁終不可得○瀋沈上於是乎去

藏備章顯府庫衛公宮重民命備不備事人皆得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澤也

表之棠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棠積○棠古老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還音環又音患孔子在陳仲尼時在陳國聞火聞魯有火災曰其官祖謚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敬叔命周人出御書景伯命宰人出禮書桓子命藏象魏此亦見魯爲儒者之國

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附錄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爲婚姻之親萇弘事劉文公萇弘爲劉文公屬大夫故周與范氏故周人黨於范氏趙鞅以爲討討周與范氏六月癸卯

魏襄侯桓公大逆宜矣僖公之災豈以魯頌故耶按棠亦積也陸粲天災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烏從知其爲桓僖以爲親盡不毀而當

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秋季孫有疾即季桓子命正常正常桓子之寵臣桓子命之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南孺子季桓子之妻其所妊娠之子男也若生男子則以告則奉以告於公而立之立爲後季氏女也若生女子則肥也可肥季康子名則可以爲後季孫卒季桓子卒康子即位即季孫肥既葬桓子既葬康子在朝在魯之公朝南氏

得譴者則前此武官煬官之立其爲失禮尤甚而災不告於君曰夫子有遺言子有遺命命其圉臣曰圉臣正常自稱及何與益當時里巷紛入所傳訛而左氏信之

生男南孺子果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正常從桓子遺言載所生男以如朝告曰以爲養馬之僕南氏生男若南孺子生男子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則奉之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以爲桓子後今生矣今生子矣男也果得男也敢告敢奉以告遂奔衛正常既告遂出奔衛康子請退季康子請辟位而退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使視所生子○共音恭則或殺之矣則或人已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使召正常而反之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附錄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范中行所奔師于其南守其城南荀寅伐其郊荀寅即中行氏伐趙氏北郊之鬭使其徒自北門入荀寅使在外救已之徒上擊趙氏圍自北門而入已犯師而出已因內外夾攻犯師得出

爲耳正常既載孤以告乃不敢以死力爭而遂奔衛者何居益康子之力能奪嫡而憂南氏之子不立也然則何取於楚爲此告以寒責哉適趣之死矣

魏禧則或殺之必是康子爲讓而殺之也然亦有其人不知謀而其黨爲之者不可以一例論

經世鈔正常不反按所屬之男既死正常義不當反且力不能討其仇而仕之可乎注以爲

癸丑奔邯鄲趙稷以邯鄲叛黨於范氏故荀寅等奔之十一月趙鞅殺士皇夷士皇夷即定十三年范皇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惡去聲

經四年庚戌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子成侯立書盜疏且賤者也以爲貴近無人也是故稱人稱國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稱盜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自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君黨○姓音生又性○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執戎蠻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城西郛無傳城魯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曰災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爲廟屏所以戒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故

畏康子非也
哀經四年
杜謂蔡侯爲一國君不能自正而爲賤者所殺其貶可知也

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頃公卒隱公虞毋立○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將朝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傳說彗星蔡杜預以爲盜爲賤孔氏暢言之石介謂蔡無臣子家鉉翁謂亂黨衆不容悉書者是也胡傳專責蔡侯而於弒君者有怨辭不可以訓故刪之

承承音懲蓋楚言也蔡諸大夫恐其又請遷于吳也公孫翩逐而射之蔡大夫公孫翩逐昭侯而射之○射石下同入於家人而卒昭侯中矢入於家人而死以兩矢門之公孫翩以兩矢自守其門衆莫敢進衆畏其射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蔡大夫文之錯後衆而至○錯音楚又皆曰如牆而進使衆人并行如牆俱進多而殺二人翩以兩矢多則殺二人少不能也錯執弓而先文之錯執可殺者也故奔吳趙鵬飛小邾子固微爾微國必不敢先翩射之射錯中肘中錯之肘○中去聲錯遂殺之殺公孫翩故逐公孫辰奔吳而殺公孫姓公孫肝肝即公孫霍○姓音生肝音旰○夏

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以執其貶可知

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乃謀北方之諸侯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三子楚大夫○取音攝上又攀葉音攝致蔡於負函負函楚地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今致之於負函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繒關亦楚城外之衆於此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泝曰泝爲言吳將泝江入郢○泝素將奔命焉致此故蔡之衆與方城外之衆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一昔一夜也夜結其期襲梁及霍梁霍皆戎蠻子之邑明日便襲梁霍使不之單浮餘圍蠻氏楚大夫單浮餘圍戎蠻氏之國蠻氏潰蠻氏之衆逃上而散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取起豐析二邑之人及戎狄之衆以臨上雒以軍臨上雒之地○雒音洛左師軍于菟和楚左師屯于上雒東菟和之山○菟徒右師軍于倉野

霧者周禮又云決
陰事於亳社明不
與正同處明亡在
西亡在東故左氏
曰間於兩社為公
室輔是也
郊實湯作夏社為
後戒也周存亳社
其猶湯之志欲凡
都邑皆有之蓋舊
社云爾

傳四年

增補合注杜注承
為懲謂懲創往年
之遷劉注承為繼
謂恐其又遷相承
繼皆非也胡氏以
為祈文者得之
楊汁菴蔡侯始請
遷而中悔竟致災

楚右師屯丁上雒縣之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乃使入告晉陰地之命大夫為別縣以來世有盟誓晉楚自干宋以來世有盟誓好惡同監尹者曰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廢若晉不廢同惡之言為楚討執戎蠻子赤寡君之之好則同好惡則同惡若將不廢若為楚討執戎蠻子赤寡君之願也此楚君之所願望也不然苟不知此將通於少習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之道以聽伐晉以聽下○少去聲以聽命進止之命士蔑請請趙孟士蔑以楚之詞請命於趙簡子趙孟曰晉國未寧言晉國有范中行之難尚未安寧安能惡安能惡於楚楚為惡必速與之必速執戎蠻子以與楚人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士蔑乃會致九州之戎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將分裂土田以與戎蠻子而城之詐將為城之築城且將為之卜詐為卜城蠻子聽○為去卜蠻子信之遂執之執戎蠻子遂來聽卜與其五大夫又執其五大夫以畀

師之入子駟之殺故恐其又遷此雖公孫翩一人之射而實國人之所共殛也已
補注鄭遂殺之以盜赴故翩不告

楚師于三戶三戶今丹水縣北經所以書歸于楚司馬致邑立宗焉楚司馬以誘其遺民以誘致戎蠻之遺民而盡俘以歸盡俘執戎蠻氏以歸于楚○附錄秋七月齊陳乞僖子弦施即弦多衛甯王元美是時楚之氣雄南北目中無晉此趙孟之所以長也
後雉隆既畏楚而以蠻子與之則明言以蠻子可矣何必為裂田之說聽卜之執乎甚矣趙孟之餒也蠻子以窮歸晉而晉不能庇反歸之以取媚

跪救范氏齊衛黨范中行故救之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范中行所在冬十一月邯鄲降邯鄲勢窮請降○降杭荀寅奔鮮虞即奔中山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齊弦施逆趙稷遂墮臨遂墮臨邑以處趙稷○墮音隨國夏伐晉齊國夏帥師伐晉取邢任任音壬欒鄗鄗壑又供壬又磽逆畤畤音止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柏人晉邑齊弦施又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經五年辛亥春城毗無傳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

可發一慨
附見與鮮虞會者國夏也舊注或非
哀經五年

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氏故○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景公卒安孺子荼立○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范中行所在故圍之荀寅士吉射奔齊中行氏范氏出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王生張柳朔皆范氏家臣二人相惡言諸昭子昭子即士吉射王生薦張柳朔於士吉射使為柏人使張柳朔為柏人宰昭子曰問王生夫非而讎乎而汝也夫謂張柳朔非汝之仇讎乎○夫扶對曰王生答私讎不及公私家之讎不及公家之事好不廢過愛而知其惡雖所甚好有過不惡有善不敢廢舉○好去聲惡去聲義之經也此常經之義也臣敢違之臣敢違而棄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張柳朔告其子爾從士使其子從吉射奔齊

則二年之內已有出三十五月安得謂奔勉之勉盡忠力我將止死我將留此死跟戰以死王生授我矣王生舉我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
按喪事數閏與不數之說公穀二傳討之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也我不可以不信其言遂死於柏人張柳朔為范氏距晉戰死夏趙鞅伐衛晉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衛黨范氏故遂圍中牟圍衛中牟之邑○齊燕姬生子燕姬齊景公夫人生不同公羊曰閏不嫡子○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易為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不成而死未冠不成人而死諸子景公庶子鬻姒之子無聲姒景公妾荼即安孺子嬖寵於景公○荼舒荼徒三音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齊諸大夫恐景公立荼為大子言於公進言於景公曰君之齒長矣言景公之年齒已長矣未有大子無嫡長子可立若之何將立誰也公曰二子間於憂虞言諸大夫當國家間服而無憂虞則有疾疢則恐疢疾為亦且謀為亦姑謀樂歡樂之事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穆文熙王生以仇樂

而薦柳朔柳朔死范氏以報王生踢夫之請公疾景公疾病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國惠子卽國夏高昭儻之風千載如見子卽高張使二子立茶爲後寘群公子於萊寘景公諸公子於齊東鄙之萊邑秋范氏得人若此宜其終不敗也

魏禧按私儻不及公一語今古今黨皆景公子人中稱君子者愧死人地

齊景公卒見經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齊景公子陽生來奔亦景公子在萊者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亦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萊人哀羣公子失所從而爲之歌曰歌曰景公死乎不與埋景公死乎羣公子不得與葬以盡其孝誠曰景公三軍之事乎不與謀齊有三軍之事乎羣公子不得與謀以盡其忠也師乎師乎師乎師衆也言衆公子也重言孫鑛讀語亦自工之者哀之甚也何黨之乎黨所也之往也言王元美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而至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而後駟秦家富而後大而後駟秦家富而後大大夫也鄭之下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示其富後鄭人惡駟秦而殺之鄭人惡駟秦而殺之○惡去子思曰使之謀樂率致死子產子肉未寒子弑國亂國參也詩曰舉大雅假樂詩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移其祉覆其范祖禹所謂治愈不守其久而政愈弊年彌職位而能久居職位者鮮矣蓋亦鮮少商頌曰又舉商頌進而德彌退者陳傅良公子陽生來奔陽生不書奔說在文十四年

魏禧按此其一事耳鄭人惡之當不止此然可爲不安分之戒故易曰賁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同上妻夢身熟得美官至以冒進見殺故曰我非不欲美官但思之爛熟耳

不解于位言不敢解怠於其職位○解去聲民詩不僭不濫賞不僭差及於無功罰不淫濫及於無罪不敢怠皇皇暇也不敢怠惰不敢暇逸命以多福故能應天命以受多福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之攸暨攸所也暨息也民之所安息也此言與民同樂○暨許器反不守其位凡人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五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六

梅谿林堯叟唐翁

魯哀公二

哀經六年高閌瑕邾邑汪克寬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惡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取不書惡如杞成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叔還會吳于柤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惠王立○齊陽生入于齊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弑也○齊陳乞弑其君荼荼弑悼公陽生立○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李廉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魯不得不往其責也家鉉翁楚昭敗而知懼是以不亾孫覺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柰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鮮虞中山之狄**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相人故治其亂○**吳伐陳**吳復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復浮**楚子曰**楚昭王**吾先君與陳有盟**楚平王與陳盟在昭十三年**不可以不救**簡書之義所當救恤**乃救陳**乃出師救陳**師于城父**屯師于城父之地○○**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柰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每朝於君○朝音潮下同**必驂乘焉**陳乞必爲高國驂乘○乘去聲下同**所從**凡所從行**必言諸大夫**陳乞必言諸大夫之罪過**曰彼皆偃蹇**彼謂諸大夫皆偃蹇驕傲**將棄子之命**將背棄高國之命令**皆曰**詐作諸大夫之言曰**高國得君**高國得寵於君**必偪我**必偪害於我**盍去諸**勸高國何不去之○去上聲下同**固將謀子**若諸大夫安固將謀害子**子早圖之**勸高國早圖度之**圖之**若欲圖之**莫如盡滅之**莫如盡滅諸大夫之爲愈**需**疑也**事之下也**此事罪焉

高閌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之最下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暴如虎狼之性**見我在子之側**若見我陪待高國**殺我無日矣**同上樂毅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傳六年

高閌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彭士望王允溫嶠皆擅此技却須警敏輕圓不見手勢

及朝及造于朝**則曰**陳乞則告高國曰**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貪**見我**必殺我不已而至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中高國故求就其位**又謂諸大夫**陳乞又告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言高國二子將召禍矣**恃得君**恃得君寵**而欲謀二三子**而欲謀去二三大夫**曰國之多難**言齊國之多患難○難去聲**貴寵之由**皆由貴臣怙寵于政之故**盡去之**必盡去諸大夫**而後君定**而後齊君之位可安**既成謀矣**國高之謀既已成矣**盍及其未作也**何不及高國之未作難也**先諸**先事而去之**作而後悔**既作難而後追悔**亦無及也**亦無及事也已**大夫從之**諸大夫從其計**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左不爲奸雄所窺穆文熙陳乞徙來國孫牧鮑及諸大夫及齊之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入公宮以作亂昭子聞之昭子即高張聞有變與惠子乘如公惠子即國夏高國共載往公宮戰于莊與諸大夫戰于六軌之道敗高國國人追之齊國之人逐之國夏奔莒國夏遂國夏遂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晏圉嬰之子國夏遂及三子來奔魯如蜂蠆之致螫此固施不即需事之下也意書非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楚昭王自春出師在城父至今未退將救陳上戰上與吳戰不吉龜兆不吉上退上以師退不吉龜兆又不吉王曰然則死也若進退不可惟有死耳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是亦再敗不如死之爲愈棄盟棄先君好陳之盟誓逃讎逃吳人累世之仇敵亦不如死亦不如死之爲愈死一也其爲死均一也其死讎乎死於仇敵又爲愈乎命公子申爲王申子西昭王兄也命爲楚王不可子西不肯則命公子結結子期亦昭王兄命爲楚王亦不可子期不肯則命公子啓啓子閭亦昭王兄命爲楚王五辭而後許子閭五辭不肯而後許王以立將戰將與吳戰王有疾昭王疾病庚寅昭王攻大冥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卒于城父昭王卒于城父之地子閭退子閭即公子啓乃奉身而退曰君王舍其子言昭王舍其子而以天位遜敢忘君乎敢忘吾君讓於諸臣而讓群臣讓於諸臣而立君之子立君之子○舍音捨而讓群臣共順之道也順也立君之子從君之命從君許君以立而愛君之子而奉之以立亦順也亦共順之道也二順二舉而得共順之道者不可失也行之不可或失與子西子期謀與公子申公子結定謀潛師閉塗潛師密發閉塗不通外使逆越女之子章越女昭王妾章即惠王立之是爲惠王而後還定王位而後還師是歲也今年有雲如衆赤鳥有雲氣如鳥形沈雲將左氏載楚昭有死讎之志及其命公子爲王與不背後禍於令尹司馬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棄其所生之子間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二子之賢之德故楚終不衰穆文熙昭王欲立愛君之子而三公子三公子竟不肯立而立昭王之子君臣俱賢去商臣子圍之世遠絕其矣宜其共能保楚矣滙參閉塗即禮記

所謂敢塗者謂匿色赤而衆其喪也

夾日以飛夾大陽左右以飛三日凡三日不絕楚子使問諸

彭士望昭王命蹇公子有深意不立子而子之立始堅諸公子亦大賢

周大史楚昭王使以休咎問周大史上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若禳祭而禜之○禜音詠王曰除

汪道昆不禳妖不祭河二事大見昭王之賢此孔子以爲知道

腹心之疾腹心昭王也喻言欲除治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股肱以喻令尹司馬而寘其病於股肱何益何益於身不穀不有大過不穀諸侯謙稱言我若無大過失天其夭諸天必不令我夭折以死○夭上聲有罪受罰若因有罪而受夭折之罰又焉移之又安得而移易其罰○焉音煙遂弗禜遂不禳祭初昭王有

孫鑛以弗禜弗祭見態

疾先時楚昭王有疾病卜曰大史卜曰河爲祟言有河之神爲禍祟王弗祭昭王弗命禱祭大夫請祭諸郊大夫請卽楚郊望祭有河之神王曰三代命祀

夏殷周三代命諸侯祭祀之典祭不越望諸侯望祭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內○睢七餘反楚之望也此楚所當望祀也禍福之至所以能降禍福於楚國者不是過也不過竟內之山川星辰而已不穀雖不德言我雖無德以君楚國河非所獲罪也無由得罪於河而受其禍罰遂弗祭遂不禱孔

歌定向此足以証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按今夏書五子之歌其三載此辭無帥彼天常向行作道末句作乃底滅亡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言楚昭王見識議論知大道之要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宜其能復其國而不失也夏書曰逸書惟彼陶唐帝堯帥彼天常言堯率循天之常道今尚書無此句有此冀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有此冀方實自堯始今失其行今失其君人之行尚書作今失厥道○行去聲又如字亂其紀綱亂天下之大綱小紀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言不易地而亡由其不知大道也尚書作乃底滅亡又曰舉尚書大禹謨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言信出於己則福亦在

彭士望由已率常已此一句乃孔子合論楚昭王以合四字消人多少之妄想書義言人能信由已出以帥天常可矣

魏禧按孟子所謂君子反經經正斯無邪慝正如此

可以不○附錄

由已率常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之黨故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陳僖子即齊陳乞使人召公子陽生欲立之陽生駕而見季子雖以試焉為辭而出戒子勿言而行之與陽生之言亦密矣而率不免國人之知事之私者固不可隱也夫

魏禧按事不可知入國不可盡入去會亦不可盡去最老成之見

南郭且于且于即齊公子鉏前年與陽生同奔居魯南郭謂之南郭且于○且子餘反

曰嘗獻馬於季孫謂言嘗獻馬於季康子

不入於上乘馬不良不得入於上乘○乘去聲

故又獻此故又欲獻此馬

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乘如字

出萊門出魯郭門

而告之故陽生告鉏以陳乞召己之故

閽止知之閽止即子我陽生家臣知其事○閽音昏

先待諸外先待陽生於門外欲與俱去

公子曰陽生事未可知事之成否未可知

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也使閽止歸與其子共處

戒之戒之使勿洩言

遂行陽生與鉏俱行

逮夜彭士望逮夜與欒盈書人異

至於齊故以昏夜去齊不欲令人知也

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心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僖子之子其母僖子妾也陽生隱於僖子之家故使養之

與饋者皆入陳僖子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盟諸大夫

鮑子醉而往鮑子鮑牧也

其臣差車鮑立陽生為齊侯

按鮑牧鮑國孫見上注系譜作鮑國孫

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

曰此誰之命也言立陽生出於誰之命令

王元美以訴譏點綴最有烟波

陳子曰僖子

受命于鮑子言我受此命于鮑牧

遂誣鮑子見其醉遂誣之

穆文熙陽生氣平而語和不至激而為亂所以能俱齊國鮑子聞言受盟亦可謂有倉卒應變之才奈何他日

曰子之命也言此乃出於子之命

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孺子即荼君謂景公女謂陳僖子言汝忘景公鍾愛孺子荼常銜繩為牛使荼牽之○女音汝

而折

其齒乎荼頓地故折景公之齒

而背之也而背其遺命以立他人也○背音佩

悼公誓首悼公即陽生誓首盡禮於鮑牧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吾子謂鮑

又諷動羣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孫鑛工附之甚其妙處乃只在不必及大夫公子字上

牧隨宜而處事者也若我可若已可立爲君不必亡一大夫必不歸怨於鮑子而謂鮑子也若我不可若已不可立爲君不必亡一公子恐鮑子殺已故要之不必亡一公子汪道昆公羊傳云子公子陽生自謂也

義則進若子以爲宜則我進而爲君否則退若子不以爲宜則我奉身而退敢不唯子是從敢不唯子之命是聽廢興無乱或廢或立則所願也則我之所願望也鮑子曰誰非君子言陽生亦景公之子固可立乃受盟乃受盟於陽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之號使胡姬以孺子往齊之賴邑去鬻姒茶之母○去上聲殺王甲孺子黨拘江說孺子黨○說音悅囚王豹孺子黨于句竇之丘齊地或拘或囚之變也○句音鉤公使朱毛告於陳子使齊大夫朱毛告陳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微無也無子之賜不能及此而爲君然君而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勇士舉巨囊至中置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殺茶

至元美公既已知其詐而遂洩之其禍必所不免矣君不察益不特失臣已也

經世鈔君二多難至此無故終蒙殆哉

司上不對而泣一泣可懼後諷羣公子由此

異於器然人之置君與置器不同不可以二國但一君不可以兩器二器有副二不匱更迭爲用不至匱乏君二若有兩君多難彼此嫌疑多致禍難敢布諸大夫敢布陳其義於大大夫之前僖子不對而泣陳僖子不對使者而悲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舉皆也君謂悼公皆以齊之群臣爲不信乎以齊國之困以齊國內有飢荒之困困又有憂既有飢荒之困又有兵事之憂少君不可以訪幼少之君不可諮訪○少去聲是以求長君是以求長成之君而立之○長張上聲庶亦能容群臣乎庶幾長君閱歷多而識見明亦能與群臣相容不然苟不如是夫孺子何罪孺子茶何所得罪而廢之也毛復命朱毛復命於悼公公悔之悼公深悔其言之失毛曰君大訪於陳子君以國政之大者訪問於陳子而圖其小子之小者可也庶乎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驗悼公從其

重伯故毛蓋欲秘言使朱毛選孺子於其誅故以其事駡齊之駘邑○駘音苔不至不至駘邑殺諸野幕之下朱毛恐駘之陳乞齊景公之人不從乃駡於野幕而殺孺子葬諸殳冒淳葬孺子於茶於齊殳冒淳之地○殳音殊不能定嗣以致□之受禍如此

陳傳良葬諸殳冒淳傳備載鮑牧朱毛見殺罪於陳乞且言高子高國所以滅茶

哀經七年

高閭衛輒非其父至今六年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詰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衛張公比年書魯吳的以著哀公之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見也

經七年春五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宅國言歸於魯言來內外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自魯救晉先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經書皇瑗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衛經書魏曼多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不服○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吳來召魯索百牢之禮子服景伯對

趙匡穀梁曰其已景伯卽來者外魯之辭子服何曰先王未之有也先王制禮未之有此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魯不可居宋之後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卽范鞅也邪二十一年聘魯享以十一牢吳王百牢今待吳王以百牢不亦可乎言其可也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言范鞅貪縱而棄禮法以大國懼敝邑以晉國之威恐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禮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君謂吳王若以先王之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則有常數矣若亦棄禮若亦棄絕典禮則有淫者矣則有淫過其數者矣周之王也我周之王天下制禮制作禮法上物天子之宜不過十二不過十二之數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今棄絕宗周之典禮而曰必百牢而必欲索百牢於魯亦唯執事亦惟

黃震齊景既沒朱毛意圖復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宋

達之鉅且求諸侯也

吳之執事命之吳人弗聽吳人不從其言景伯曰吳將亡矣言吳國有滅亡之兆棄天而背本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禮之本○背音佩下同不興若不興以自害乎古氏非

陳明卿是時夫差氣吞上國故越禮而徵百牢所謂天將亟其後而降之罰也

穆文熙吳此時爭長中原修太已甚其以百牢徵魯乃其虛矯方織景伯之言宜其難入耳皆禮任情其策之爲將亟也有據哉

孫鑛效而婉亦有章法

必棄疾於我必放棄凶疾乃與之乃以百牢與吳大宰嚭召來伐擊我

季康子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辭不往見大宰嚭曰國君道路之長言國君長大於道路之間○長張上聲下同而大夫不出門政卿大夫不出國門此何禮也君勞臣逸果爲何禮對曰子貢答豈以爲禮豈敢以此爲禮之正畏大國也畏懼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大國謂吳不以禮法號令諸侯苟不以禮苟命諸侯不以禮法豈可量也則其包藏豈可量度寡君既共命焉魯君既出會共吳之命令○共音恭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稱老言季康子豈敢輕出虛棄國家太伯端委以治周禮端玄端服委冠也言

王元美大宰嚭召季康子其意將以家節使無子貢之辭爲其死哉

魏禮按畏大國實說妙

穆文熙子貢之對用事本色足折吳人

補注有由然也傳見吳不以諸侯相接故責法與楚異

陳傳良季康子欲伐邾傳言伐邾雖書實季氏意

王元美舊注以禹合諸侯一段謂諸大夫阿附季孫意以爲伐邾不危而大伯作吳以衣冠而治周禮○大音泰仲雍嗣之大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俱讓其弟季歷俱適吳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遂效吳俗剪髮文身以其髮文身同其身斷髮文身以爲飾○斷音短贏以爲飾贏裸露體以爲盛飾○贏羅上聲有由然也權時施宜以避災害有由而然及自鄫會鄫及役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季康子欲伐邾季孫肥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謀其可否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服事大國信也以其宜信也大所以保小大國所以保全小國仁也以其施仁也背大國與吳盟而背之不信是不守信伐小國欺邾小而伐之不仁是不施仁民保於城民恃城以爲安城保於德城保德以爲安失二德者失信與仁危將焉保設有傾危其將安保○焉音烟孟孫曰孟懿子乃曰二子以爲何

以魯德二句爲孟孫答諸大夫阿答之之辭

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惡猶安也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惡音烏對曰諸大夫答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昔大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會者萬國今其存者今諸侯尚存者無數十焉不滿數十國唯大不字小惟大國不能字愛小國小不事大也小國不能服事大國也言諸侯相伐從古以然知必危知伐邾必危何故不言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附季孫意魯德如邾孟孫答大夫言今魯德無以勝邾而以衆加之但欲恃衆以加於邾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李孟意異依直不同故罷享而出○樂洛秋伐邾公伐邾及范門及邾郭門猶聞鐘聲猶擊鐘作樂大夫諫不屑禦寇大夫諫不從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即茅夷鴻邾大夫也請告急於吳不許邾隱公不許

杜注言諸侯相伐古今以然九字坊本或脫古來二字今校諸本皆有古來二字

附見魯德不勝邾而强以多人加邾則不可也可以德爲主也

經上鉞不許不禦寇何也

訴曰魯擊柝聞於邾柝兩木相擊以行夜也魯邾擊柝相聞言其近吳二千里吳與邾相去二千里不三月不至行不九十日不能至邾何及於我何及於我之緩急且國內豈不足國內之兵自足可距魯成子以茅叛成子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叛師遂入邾魯師遂入邾子之國處其公宮處于邾子之宮衆師晝掠衆師自晝虜掠取財物邾衆保于繹邾衆保守于繹山師宵掠衆師復乘夜虜掠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以邾子益來益即隱公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也囚諸負瑕囚邾子於魯負瑕之邑負瑕故有繹前者魯得邾之繹民處之負瑕故使邾子就彼以屈辱之邾茅夷鴻即茅成子也以束帛乘束帛帛十端爲五匹作一束也乘去聲下同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請救韋韋熟韋四張也○乘去聲下同曰魯弱晉而遠吳欺晉爲豫鄙吳爲遠馮恃其衆馮依負恃

繆文熙曰邾不事吳志既不隨邾服魯又請吳伐魯可謂有申包胥之賢

其國之衆庶○焉音燕而背君之盟背棄吳君盟誓之言辟君之執事辟陋邾之小國以陵我小國以陵虐我邾非敢自愛也邾之滅亡不敢自惜懼君威之不立所恐懼者吳之威令不能植立君威之不立吳之威令不能植立小國之憂也則小國無以自有此大患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即鄫也若夏與吳結盟於鄫衍秋而背之秋即伐邾而背其約成求而不違言魯滅邾成其所求而無違逆四方諸侯四方從吳之諸侯其何以事君何以事吳事其盟誓且魯賦八百乘且魯大國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君之貳也貳敵也此吳之敵國邾賦六百乘邾小國以六百乘之賦貢於吳君之私也此吳之私屬也以私奉貳以私屬而奉敵國使之強大唯君圖之唯吳君其圖度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環攻曰圍鄭桓子陳明卿振鐸曹之祀也乃失諸侯曹乎豈國之亡蓋有定數鬼神固弗能挽也

思曰子思子產子國參也桓謚也宋人有曹宋君滅曹有其土地鄭之患也穆文熙曰如公孫臙之事則小人誤國皆由前定古今有所藉口矣必為鄭國邊境之患不可以不救宜急救之而救曹冬鄭師救曹出師以救曹侵宋以救曹也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先時曹有或人夢衆君子聚立于曹國之社宮而謀亡曹而謀滅亡曹國曹叔振鐸曹始祖請待公孫彊請衆君子待公孫彊為政而後亡曹許之夢衆君子許待之且夢之明日而求之曹徧求公孫彊於曹國無之無所謂公孫彊者戒其子夢者告戒其子曰我死它日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汝若聞有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必去曹國無及於難及曹伯陽即位在定八年好田弋好田獵射弋弋繳射也○好去聲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曹守邊鄙之人公孫彊好田弋言鄙人小支也獲白鴈公孫彊弋得白鴈獻之獻於伯陽且言田弋之說且獻伯陽以田弋之法○

補注使爲司城以憲政傳見曹亦有司城司城非宋官然則孟子言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亦陳之司城耳當時列國官制沿革今不可考

哀經八年

劉敞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魯不救而諱卒篇曰思治也傷曹之滅縱失宋公天下之無伯也

說如字

說之伯陽喜悅其言○說音悅下同因訪政事因訪問公孫彊以曹國之政事大說之伯陽大喜有寵寵愛公孫彊使爲司城以聽政使公孫彊爲曹司城以政夢者之子乃行夢者之子乃去曹國以避禍彊言霸諂於曹伯公孫彊獻劍霸之說於伯陽曹伯從之伯陽聽信其言乃背晉而奸宋乃背晉之盟而奸犯宋國宋人伐之伐曹晉人不救晉怒曹背盟故不救築五邑於其郊宋取曹五邑而城之於其近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所築五邑名也爲明年入曹傳○邢音于

經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檜亡入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係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不書之惡苟責無罪之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僖公卒子閔公維立○齊人歸讙及闡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宋景公伐曹將還將退師術師子肥殿宋大夫褚師子肥爲軍後殿○殿顛去曹人詬之曹人詬罵而辱之○詬音后本又作詬不行殿兵止不肯行師待之曹師見殿兵不行遂待之公聞之宋景公聞其詬辱怒怒曹無禮命反之命反攻之遂滅曹宋師怒故一舉滅曹執曹伯陽伯及司城彊公孫彊以歸以歸于宋殺之殺陽及彊終曹人之夢○吳爲邾故邾茅夷鴻乞師之故○爲去聲將伐魯將爲邾討魯問於叔孫輒輒名故魯人吳王問以魯可伐否叔孫輒對答吳夫差曰魯有名而無情言魯有大之惡苟責無罪之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孫復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都城不言來命歸也

家鉉翁公穀以齊爲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憂魯以存邾爾

胡銓歸邾子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傳說憂魯宣公賂齊感齊之德非齊魯人也故其歸言魯可伐否

我此則取鄆並不言我不諱之中猶有諱焉汪克寬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為魯鄆邾子今既鄆邾子則齊遂所欲故鄆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鄆

國之名而無情實伐之若伐魯必得志焉必得快志於魯退叔孫輒既答而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叔孫輒見而告之公山不狃曰非禮也非待故國之禮君子違君子違去其國不適讎國不適仇讎之國未臣未臣任於所適之國而有伐之有伐其本國者奔命焉則還奔命以救之死之死於其難可也其亦可也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夫人指君子之言其去國也○夫音扶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惡去聲今子今吾子之又如字下同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以小去國也怨惡而欲覆滅魯之宗國不亦難乎言其不易也若使子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率若吳使子予師師子必辭子辭弗受王將使我吳王必將使我帥師子張病之子張即叔孫輒以其言為已病王問於子洩子洩即不狃未差又以魯事問

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人曹或亦當然孟子將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亾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補注遂滅曹不書滅鄭方救曹以入告同姓同上殺之不書殺之異沈子嘉夾為同姓故諱之也

對曰不狃答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亡齒寒唇者齒之蔽也唇亡則齒寒君所知也此吳君所素知不救何為彼不來救尚何為哉三月吳伐我吳以師伐魯子洩率公山不狃帥師故道險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從武城從武城伐魯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先時武城人或僑田吳界○竟音境拘鄫人之漚菅者鄫人亦僑於水而魯人去菅音奸○漚音謳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滋濁我水及吳師至及子洩帥吳師至拘者道之前被拘者教而道之

情實言何故情一句說盡魯國也

王陽明公山不狃一叛人而惓惓於宗國之念此可以知魯多君子矣聖人之欲往宜乎武子祖謙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爲叛是以知小節之不定特陳虞野不狃在吳而猶念其故國抑亦賢矣然王使之率而道險以誤之不二心於吳乎鄭子蘭從晉侯伐鄭請無與鬭而待命于東匡臣之自處當如此

按屠氏喜寒古詩也已出僖五年

以代武城教吳以代武城必可克克之果克武城王犯嘗爲之宰王犯

宗國之念此可以知魯多君子矣聖人之欲往宜乎武子祖謙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爲叛是以知小節之不定特陳虞野不狃在吳而猶念其故國抑亦賢矣然王使之率而道險以誤之不二心於吳乎鄭子蘭從晉侯伐鄭請無與鬭而待命于東匡臣之自處當如此

按屠氏喜寒古詩也已出僖五年

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澹臺子羽孔子弟子武城人也其父與王犯相好○好去聲國人懼懼子羽之父爲吳內應懿子謂景伯孟懿魯之善而不免爲叛是以知小節之不定特陳虞野不狃在吳而猶念其故國抑亦賢矣然王使之率而道險以誤之不二心於吳乎鄭子蘭從晉侯伐鄭請無與鬭而待命于東匡臣之自處當如此

按屠氏喜寒古詩也已出僖五年

與之戰即以兵與之接戰何患焉又何患且召之而至言犯盟代邾所以召吳又何求焉又何求訪之有吳師克東陽而進吳師克魯東陽之邑而進舍於五梧一宿爲舍五梧魯邑明日舍於蠶室魯邑公賓庚公甲叔子獻於王王曰此同車言此三人同車俱死必使能是國能使人國未可望也故未可望得魯國明日舍於庚宗庚宗魯地舍日遷舍見吳師速而疾

甲叔子與戰于庚公賓庚公甲叔子皆魯大夫與吳戰于庚地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三人同車戰言二人獲言二人者傳互言之獻於王獻捷於吳王王曰此同車俱死必使能是國能使人國未可望也故未可望得魯國明日舍於庚宗庚宗魯地舍日遷舍見吳師速而疾

唯言戰者二人獲○舍音赦遂次於泗上三宿以上爲次遂次師于泗水之上微虎欲宵攻王之次舍私屬徒七百人私屬徒衆凡七百人○屬音燭三踊於幕庭於幕帳前設格令士試踊躍○三息暫反卒二百人卒如字終也得三百人行有若與焉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之中○與音預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及魯南城門內或謂季孫或人獻計於季康子曰不足以害吳言三百人不足以爲吳之患害而多殺國士而多殺魯國勇力之士不如已也不如止之乃使留之不出吳子聞之吳夫差聞其事一夕三遷一夕三遷舍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將結盟爲成景伯曰楚人圍宋在宜十五年易子而食宋人糧絕易子以供食析骸以爬宋人

擊之可破以是而薪絕析骸以供爨猶無城下之盟宋華元云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我未欲爲城下之盟恥矣景伯之見良是何不見從乎孫鑛細玩此事似是議定景伯爲質發此論弗見從嫌于懼行故負載出諸大夫慚于景伯故請釋之姑曹是請釋注脚初看若無因細看乃明此是簡法最有致附見景伯欲爲魯國避城下之盟故以當負載書造萊門也魏禧按爲國事當知此不從其言而又負載以出若少去盈憤必不行矣後聲

及虧今我雖叛吳師而國勢未有虧損而有城下之盟而即城下以與吳盟是棄國也是自棄魯國也吳輕而遠吳師輕窕國又阻遠○輕去聲不能久不能久將歸矣將退師矣請少待之請少緩盟待其自退弗從魯人不從其計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景伯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造七報及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子服何即子服景伯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不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人許之吳人許留景伯以王子姑曹當之魯人既得吳許復求吳王之子交質以當景伯而後止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與吳盟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妻齊悼公○妻即位而逆之悼公既即位使迎其妻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私通世君子蹈此獘以誤國事者甚多

李笠曰魯秉禮國也而有是矣以異於狄矣齊侯絕之若弗暇者而猶以是爲怒取讙及闡何哉

程頤取讙及闡經書以邾子益來吳乞師伐我齊人取讙及闡又書歸邾子益國同心故于邾齊人歸讙及闡比事昭然五氏乃以季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齊桓蔡姬事相類今案杜氏見經不言伐與傳違用公羊

於悼公之妻女言其情女即康子之妹自以其情言於康子弗敢與也不敢以女歸之齊侯怒齊悼公不歸其妻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季姬取讙及闡見經○附錄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如賴者或人譖之曰安孺子之黨也言胡姬本孺子之黨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悼公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齊悼使人乞師于吳將以伐我齊未得季姬故將以吳伐我乃歸邾子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邾隱公既歸國又無君人之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即大宰嚭吳大宰嚭夫差使討邾之罪囚諸樓臺囚邾子於樓臺之上栫之以棘栫壅也以荆棘壅蔽之○栫千去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隱公大子使邾大夫奉之以爲政○附錄秋及齊平魯及齊爲成九月

賂齊之說言魯與之邑若然何不即歸邾子既與之邑又歸邾子齊人乃以二邑歸之不近人情

按乃歸邾子注二國指齊吳也

附見橋離也又以魚牧之言憩於悼公

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之子臨盟齊侯丘嬰之子臨盟魯公且逆季姬以歸季姬即季康子妹魴侯所通者迎之以歸于齊

有寵鮑牧又謂群公子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又諷動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言欲使之為君女上聲乘去聲下同公子憩之群公子以鮑牧之憩於悼公公謂鮑子悼公乃謂鮑牧或譖子言或人譖子子有罪姑居於潞使鮑牧且居齊之路邑以察之以察罪之有無若有之若其有罪則分室以行則分室之半聽其出奔若無之若其無罪則反子之所則復子鮑牧以自奔為文不得之職位出門及鮑牧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留其從者使以三分之一從行半道至半道使以二乘又留其從者使以二乘從及潞鮑牧至潞麋之麋束縛也束縛鮑牧以入○麋羣上牧以入○麋羣上遂殺之殺鮑牧○冬十二月齊

補注齊閭丘明來涖盟交涖不書皆非卿穆文熙季姬隱事可以勿言既言則決不可逆逆而又嬖則齊侯非人矣同上鮑牧立陽生原非其意故復諷羣公子欲改立之是視其君不如奕棋也其取殺也宜矣

經世鈔反子之所處置妙

哀經九年

季本三月而葬必有故

黃仲炎取鄭師者盡俘以歸掩為已取邑於外國

人歸讙及闡見經註

經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覆而敗之曰取○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附錄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言往歲我聞齊乞師伐魯之命今又革之今又欲革而易之不知何者當從將進受命於君將進師伐齊以受齊君之命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賤之嬖許瑕求邑賤即罕達謚曰武子瑕武子之嬖也從武子求邑○賤音剩無以與之無邑可與許瑕請外取下瑕請取邑於外國許之武子從其請故圍宋雍丘故許瑕圍宋雍丘之邑所謂外取也

敗可知矣

李廉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强是從而許瑕已昭王放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函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欤

汪克寬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宋皇瑗圍鄭師圍許瑕雍丘之師每日遷舍宋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壘塹既合鄭師哭許瑕之師知不免故哭子姚救之子姚即武子賸也救

大敗子姚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取許瑕之師

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輿鄭羅歸二子鄭之有能者○郟音

○夏楚人伐陳有鐘鼓曰伐陳即吳故也陳背楚就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丘也○附錄秋吳城邗吳人於邗江築城○邗音寒溝通

江淮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三江是○附錄晉趙鞅

卜救鄭趙簡子欲救鄭伐宋以龜卜其吉凶遇水適火得水火之兆占諸史

趙史墨史龜二人皆晉大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也得水故沈可

以興兵兵陰類也水勝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不

傳九年

增補合注遷舍壘合謂自遠逼近而軍壘周四圍不通也

孫鑛凡老營乃作壘塹且作二壘繞其師轉久之則壘合矣此亦如鎖城法然多少事情却只以每日遷舍四字盡之何其簡妙

利子商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伐齊則可齊姜姓故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宋子姓故敵宋不吉史墨曰盈趙鞅姓盈水名也水盈坎則行故盈為水名子宋姓

服虔遇水適火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孫鑛一十三論卦

水位也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趙鞅之名與宋之位相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犯

炎帝為火師炎帝即神農有火瑞為火師而火名姜姓其後也姜姓乃神農之後

水勝火水適火故勝之伐姜則可若伐姜姓則可有功史既盈而得水位故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其流盛不可馮游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鄭以嬖寵伐人故為有罪不可救也辭窮理屈不可極救救鄭方有罪

鄭則不吉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不知其他其他不可必知陽虎以周易筮之陽虎以周易筮其吉凶遇泰☷☰乾下坤上泰此正卦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此之卦曰宋方吉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

同而取義異固自有態

鍾伯敬占而用三不可人其勢必不協術氏且救恤之禮纓冠冕暇何以占爲

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也此言宋左得吉卦

微子啓宋始封之祖與戰

帝乙之元子也微子爲帝乙之長子今上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

宋鄭宋之與鄭甥也婚姻甥舅之國也

祉卦謂以祉祿也

附見趙鞅祖居瀛水故賜瀛姓瀛與盈同

此福祿也

若帝乙之元子若微子之宋

歸妹而有吉祿嫁妹如願受福祿而大吉

我安得吉焉吉在宋則我伐之爲不吉

乃止乃止不救鄭

○附錄冬陳明卿齊之諸師以季犯故當其初請時即宜拒之矣齊乃齊魯既成後而尤欲逞兵不已何哉蓋其時夫差驕奢落伏日敝於兵而不知止也

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又與魯謀伐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六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孝父輯著

哀經十年

王樵齊大國也止師小矯也齊人何至遽弑其君以說乎以吳伐我且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繫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而況未可信信經可也許翰宋人伐鄭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高閌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試矣然

魯哀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太子華爲政○公會吳伐齊書會從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弑而以疾赴也○悼公弑子簡公壬立○夏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彄苦侯反○薛伯夷卒無傳惠公卒○秋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

趙鞅加五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

李廉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

同上驅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弄蒯聵故十五年蒯聵入國驅復奔齊

傳說彙纂吳不挾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爲之也救齊足多乎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號舉爲復浮去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吳因之使奉太子革以爲敗故來奔**齊甥也**邾隱公齊出也**故遂奔齊**終定十五年子貢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師于鄎**鄎齊地○鄎音息**○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吳子舉哀于軍門之外凡三日**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徐承吳大夫將以舟師自海道入齊**齊人敗之**敗徐承海道之師**吳師乃還**吳子乃歸**○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伐以侵告**大夫請卜之**晉大夫請卜其吉凶**趙孟曰**即趙鞅**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起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卜不重吉瀆則不告也**行也**往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犂轅皆齊地**毀高唐之郭**高唐齊地毀其城郭**侵及賴而還**侵齊及賴地而歸**○**附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爲明年吳**季子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號舉爲復浮去**○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延陵州來皆季札邑故曰延州來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謂楚子期言吳楚二君不務修德**而力爭諸侯**而強力以爭諸侯**民何罪焉**民人何罪**置之死地**置之死地**我請退**我請退師**以爲子名**以成子期伐陳之名**務德而安民**各務修其德行安其民人可也**乃還**吳師乃還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矣

經十有一年丁巳春齊國夏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轅頗如宋又坡**○五月公會吳伐齊○田成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地**齊師敗績獲齊國書**齊魯

書卒竊惡不然會孟戰泓宋師敗績未嘗爲中國隱也別魯會吳伐齊齊弑其君何與吳事而特爲隱耶□云當時以吳師在旅而公卒遂以爲弑耳斯言得之學者當以經爲正

補注救陳季札不書君臣同辭魏禮仁人之心大臣之言季札曰退以爲名宋右告衛君曰善者相避其事同而情異故公私別則忠佞分劉敞左氏云延州來季氏推驗其年則魯君無季氏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會其說爾

異蘇軾曰季子觀樂知列國廢興于百年之前其救陳也去吳已十三年耳而終無一言及夫差何也

哀經十一年

家鉉翁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焉難省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許翰春秋書戰頗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劉敞夫以吳之無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

會吳伐齊師于鄎在前年○爲去聲鄎音息國書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滔也

高無丕師師伐我二子以師伐魯及清清齊地齊師未出竟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爲季氏宰曰齊師在清言齊人出師在于清地必魯故也必爲伐魯之故若之何何以禦之求曰冉求答一子守一子守謂季孫守國○守音狩下同二子從公二子謂使叔孫孟孫從君○從去禦諸竟禦齊師於竟上○竟音境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從公禦諸境求曰居封疆之間冉求又欲使二子從公居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季孫以其謀告叔孟二子不可二子執不肯從求曰若不可若二子不可則君無出

敵車優矣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有餘用子何患焉子謂季孫二子何患於齊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叔孟二子不欲與齊力戰誠宜政在季氏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子之身當季康子之身齊人伐魯齊以師伐魯而不能戰而不能拒齊以戰子之恥也亦季孫之羞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大不並列上矣季孫使從於朝季康子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侯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冉求侯命於此○黨音堂武叔呼而問戰焉武叔即叔孫州仇呼冉求問所以與齊戰對曰冉求答君子有遠慮言君子當有深遠之思慮

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國固求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國書之用齊也內量力所能而欲共命者也言懿子所問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爲志乎此戰者是也

高閌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傳十一年

孫鑛議論敘事相

小人何知我小人也何所知焉懿子強問之孟懿子強問冉求○強上聲對曰小人慮材而言小人冉求自稱慮材所及而後敢言量力而共者也量力所能而欲共命者也言懿子所問不能安其君○共音恭武叔曰是謂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爲志乎此戰者是也

高閌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我不成丈夫也武叔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懿子發憤退而蒐閱車乘○乘去聲孟孫孟氏家臣爲孺子洩御車邴洩爲右邴洩亦孟氏臣爲孺子洩車右○邴音丙羽御顏孫孟氏家臣爲孺子洩御車邴洩爲右邴洩亦孟氏臣爲孺子洩車右○邴音丙冉求帥左師爲左軍帥管周父御管周父爲冉求御車○父音甫樊遲爲右樊遲即樊須魯人孔子弟子爲冉求車右季孫曰須也弱言樊遲幼弱未足當車右季氏之有子曰有子即冉求職之也冉求自謙稱小人不明言其理是乃不對也

呂祖謙以聖門之弟子而仕季氏者七千季氏甲士七千人冉有以武城人三百冉有即冉求以武城精兵三百

穿楯波瀾層出與前戰吳章俱爲妙品

王元美魯群臣衆於齊之兵車登魯之福哉此言冉有之所務而有識者所深憂也

陳廣野慮材二句即前此激季氏不列諸侯之意

附見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指冉求我武叔自指兼稱死徇國

懿子也二人問戰冉求自謙稱小人不明言其理是乃不對也

呂祖謙以聖門之弟子而仕季氏者

爲己徒卒徒卒步兵也以精兵爲己私衛○卒尊入聲老幼守宮老幼守於公宮次于雩門之外冉有之師次于南城雩門之外五日凡五日右師從之右師孟孫孟氏家臣爲孺子洩所帥之師也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即昭公子公爲也見保者而泣公爲見保守城者而悲泣曰事充繇役煩政重稅賦多上不能謀上人不能謀度欲以庇民士不能死下人不能死節求以徇國何以治民何以臨涖其民而治之吾既言之矣我既言它人不能死節矣敢不勉乎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郊地名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其地有溝瀆魯師不肯踰過樊遲曰非不能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如樊遲言衆從之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入于齊軍右師奔

二乃不能成勝齊孟孺子洩之師先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孟之側即孟之反子孟氏族也後入爲右師○瓘音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以矢捶策其所乘馬曰馬不進也言非敢後也馬殿頓去不進也不狃之伍曰不狃魯士五人爲伍走乎敗而欲走不狃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誰不如言我不如誰而欲走曰共伍又曰然則止乎然則止而拒戰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惡音烏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齊人不能復整其師宵諜曰至夜間諜報曰齊人遁齊人遁走冉有請從之請逐齊師之奔三尼三請季孫不許季康子畏齊不敢許孟孺子語人孟孺子洩告其從人曰我不如顏羽顏羽而賢於邴洩而賢於子車右子如御

羽銳敏子羽即顏羽精銳敏疾言其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戰口不孫孫讓用孔子二語言作斷意收亦助色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三人同車故以相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公爲即公叔務人與其嬖僮汪錡共載○錡音蟻乘去皆死皆殯二人俱死故俱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言童子能執干與戈以衛社稷以扞衛魯國之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故言可無殤冉有用矛於齊師不戟屬冉有用之以擊齊師故能入其軍故能入其軍而有所獲孔子曰義也言冉有能以義○夏陳轅頗出奔鄭見經註初轅頗爲司徒爲陳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其餘財以爲已大器以鑄已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陳國之人怒而逐之故出故轅頗出奔道渴轅頗在道渴欲求飲其族轅咺咺轅頗之族○咺玄上進稻醴以稻米爲醴酒

原野非其死所其奚足云

增補合注言冉有知事君之義杜注義爲勇劉注義爲義皆非是

穆文熙轅咺早見若此而不敢諫轅報顏之私可矣世事多如此足警哉

家鉉翁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增補合注言大器方成知有今日故具此懼先行恐見怒而先見逐也

粱糗糗乾飯以粱米爲乾飯○糗起九反 腶脯焉腶字又作鍛如姜桂曰脯 喜轅頗得食而曰何其給也言何其行具如此之備也 對曰轅咺答器成而具所鑄大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 曰何不吾諫轅頗問何不諫止我 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爲郊戰故在今春○爲去聲 公會吳子伐齊欲以穆文熙轅咺早見若此而不敢諫轅報也 五月克博齊邑 壬申至于嬴齊邑 中軍從王吳中軍從王 胥門巢將上軍吳大夫 王子姑曹將下軍吳大夫 展如將右軍吳大夫 齊國書將中軍爲元帥 高無丕將上軍齊大夫 宗樓將下軍齊大夫 陳僖子謂其弟書書即子占 彌死汝若死事我必得志必得死事之功 宗子陽與閭丘明宗子陽即下軍帥宗樓也 相厲也二人相勸厲致力以戰 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即國書中軍帥 公孫夏曰經世鈔父老郭從謹謂明皇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送葬歌曲矣言今如此可嘆示必死 鍾伯敬權先行三字說盡所謂受諫無人日也 孫鑛總品是必死意而或說或扮或斷意敘得種々不同層見疊出有色有態絕工妙 王元美孔子果稱冉有之義必以其復爲爲畫勝齊之策不以能用矛也 附見二子子陽丘明也 李笠翁賢哉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

二子必死亦勸勉之 將戰將與吳戰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即陳逆具含玉亦示必死○含 公孫揮命其徒公孫揮齊大夫命其徒黨 曰人尋約尋約繩也八尺爲尋令人具八尺之繩 吳髮短以吳俗斷髮欲繩貫其首取之 東郭書曰東郭書齊大夫 三戰必死言三戰致死必死於敵 於此三矣我戰夷儀戰五氏與此爲三矣 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使問遺弦多以琴 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不再有之義必以其復相見 陳書曰陳僖子弟 此行也此戰也 吾聞鼓而已鼓以進軍 不聞金矣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強齊人皆自知將敗 甲戌戰于艾陵齊師吳戰于艾陵 展如敗高子吳展如敗齊上軍 國子敗胥門巢齊國書亦敗吳上軍 王卒助之吳王中軍之卒助胥門巢攻齊中軍○卒

捐軀死國其晉欒尊鉞之儔乎夫死非人所樂其兄則安能死之且僖子越君盜政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乎哉左氏爲此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穆文熙齊將帥俱有無生之氣乃大敗於吳喪其中軍豈吳魯合從齊自不敵乎抑天將驕夫差而斃之乎

補注東郭書四子不書例在宣二年

按司馬魯司馬也注未是

高閌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與吳戰則公與敗可知矣

組

寘書於其上又爲書置于上曰天若不識不衷衷善也言天識不善元同然華元生獲之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孫鑛使下國禿不成句國語作吳辭曰何以使下國勝此國下或有脫字

陳明卿吳越春秋云越王念復吳仇非一日矣苦身勞心夜以接日身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潰之以水冬常抱水夏還握火愁苦口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

何以使下國下國魯自稱即天而言故稱下國言使我討國子而殺之○附錄吳將伐齊在今年吳伐齊之先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句踐率其臣以朝于吳王及列士皆有饋賂饋遺賄賂上自吳王下徧列士吳人皆喜句踐之順唯子胥懼唯伍員以爲憂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言越養犧牲非養之將殺之○豢音患夫音扶下同諫曰諫吳王越在我越之在吳心腹之疾也如人之病在於心腹其患甚急壤地同土地相接而有欲於我欲并其土地夫其柔服夫其柔順以服於我求濟其欲也求以濟成其所大欲也不如早從事焉不如早從事於擊越得志於齊雖使伐齊而得其國猶獲石田也猶得石田然無所用之不可用以耕種越不爲沼若不滅越

大敗齊師齊師敗績獲國書中軍帥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四子皆齊大夫革車八百乘獲齊革車八百乘○乘去聲甲首三千及齊甲首三千人以獻于公魯以兵從故吳以戰所獲獻公將戰將與齊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汝何所職對曰叔孫答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劒鈹吳王賜武叔以甲劒與鈹曰戒之奉爾君事奉承汝之君事敬無廢命敬謹無廢爾命叔孫未能對叔孫武叔未能對答衛賜進衛賜即子貢趨進曰州仇奉甲州仇叔孫名言州仇奉所賜之甲從君而拜拜受所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元首也吳以國書之首獻魯故公使大史固歸之於齊寘之新篋置其首於新篋之中尉裘之以玄纁尉裘薦也尉裘薦其首以玄纁之服○尉音尉纁音勳加組帶焉以組帶之帶加於其上○

卩
穆文熙案服濟欲除疾遺類俱爲精語直諫無以踰此矣

汗豬之吳其泯矣吳必泯滅不能自存使醫除疾使醫除其身之疾病而曰必遺類焉者而曰勿留其種類勿除去病根者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嘗有此

盤庚之誥曰舉尚書盤庚篇其有顛越不共其有顛越縱橫不共承上命者

附見書孔傳云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良其類

則劓殄無遺育則劓割殄絕無俾留育育生長也無俾易種于

穆文熙子胥屬子於齊蓋誓以死諫且不欲絕先人之後也人或謂屬鏤之劍乃所自招不知其心矣

茲新邑無使轉生種類于此新邑是商所以興也言除惡去根此商所由以興

今君易之今君欲反易其道留惡易種將以求大將以求伯諸侯之大事不

亦難乎言其難也弗聽吳王不從其言使於齊子胥乃私使人至齊○使去屬其子於鮑氏以其子屬託於齊鮑氏以避吳禍反役艾陵役還王聞之吳王聞其事使賜之以屬鏤以死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鏤蔞又樓將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屬今以檟

智也而卒以智殺其身悲夫

金壺字考屬鏤音祝閒

陳明卿子胥始之盈謀於闔廬者欲必虧盈則必虧

天之道也此天道之必然也爲十三年越伐吳張本○錄

秋季孫命修守備季康子命魯國修戰守之備○守音狩

曰小勝大言小國幸勝於大國禍也取禍之道也

齊至無日矣齊人報復不日而至矣善有備○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大叔疾即大叔齊

初疾取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大叔疾娶所娶女之其女

其妻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宋朝之女而妻之自以其女妻大叔疾○妻去聲

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嬖於犂犂鄭邑大叔疾溺於所嬖誘之置之別邑而爲之一宮別爲一宮以居之

如二妻如二妻然文子怒孔文子怒其所爲欲

樹可材也材可爲材用之時吳其亡乎此時吳其爲越基之上

三年其始弱矣自此三年吳始弱矣盈必毀越人朝之代齊勝之盈也

附錄

秋季孫命魯國修戰守之備○守音狩

曰小勝大言小國幸勝於大國禍

齊人報復不日而至矣善有備○

冬衛大叔疾即大叔齊

出奔宋大叔疾

初疾取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大叔疾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宋朝之女而妻之自以其女妻大叔疾○妻去聲

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賞於犂犂鄭邑大叔疾溺於所嬖誘之置之別邑而爲之一宮別爲一宮以居之

此同上瑣碎事而敘得詳盡下筆甚淨有精點不枯淡盧堪玩味

攻之欲攻大叔疾仲尼止之訪於仲尼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遂奪其女大叔疾或滛于外州外州衛邑大叔疾或時住滛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人奪大叔疾以奪妻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大叔疾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

穆文恩孔文子欲令大叔疾出其妻而以己女妻之固非繼又惡其淫乃奪己女而妻大叔疾之弟愈益非而事皆不列為人者也孔子以他善而稱其文其取人之恕哉

故出故出奔衛人立遺遺之使室孔姞孔姞即孔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大叔遺室之○姞其乙其吉一反疾臣向魋疾奔宋為宋向魋臣納美珠焉以美珠納於向魋與之城鉏魋以城鉏之邑與之宋公求珠宋景公知有美珠而求之魋不與向魋不肯與由是得罪向魋由此得罪及桓氏出桓氏即向魋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疾居向魋邑魋既逃故攻之衛莊公復之聽使疾還使處巢衛地○死焉大叔疾死於巢殯於郎衛地○郎音云葬於少禘衛地終言疾之失所○少去聲○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愁晉悼公之子

陽明聞闕孺行亡走聖人所惡聞故托辭未聞甲兵而行在衛使其女僕而田愁使其女僕御以從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疾之父止公子愁而與之飲酒○飲去遂聘之遂聘其女為妻生悼子悼子即大叔疾子愁之女所生悼子即位即卿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為衛大夫悼子亡大叔疾既奔宋衛人翦夏戊翦削夏戊之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悊在未奪妻之先訪於仲尼以可否訪問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則嘗學之矣行禮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堅甲利兵未之聞也用兵之事未嘗聞之退已答而退命駕遂命駕而行車而去曰鳥則擇木以鳥自喻言鳥則當擇木而棲之木豈能擇鳥以木喻孔文子言木豈能擇鳥而使棲哉文子遽止之孔文子遽止留之曰圉豈敢度其私圉孔文子名言我豈敢謀度其私○度音鐸下同訪衛國之

穆文熙為國者往往憂財用不足征斂無它既皆不度於禮之故也竟惟季孫哉仲尼之言可為萬世足國之

難也所以咨訪者虞衛國之難也○難去聲將止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魯使人以幣召孔子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附錄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使冉有訪問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言其不識其可行與否三發冉有凡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冉有終乃言曰子為國老子為魯國之元老待子而行魯國政事待子參詳而後敢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奈何有問而不告也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乃私告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言君子之行政事度於禮度其合於禮而後行施取於厚施恩惠寧過於厚○施去聲事舉其中其舉政事必得其中斂從其薄其取賦斂寧過於薄○斂去聲如是果能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此賦法惟家亦然在人均當知之

斂之常法亦可足用矣若不度於禮若不揆度於先王之禮而貪日無厭貪財盡利無有厭足○冒音墨又如字則雖以田賦雖別田賦各為一賦將又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且子季孫且子之季康子若欲行而法若欲行其常法則周公之典在則周公之舊典具在是可訪也若苟而行若欲苟焉妄行以快己志又何訪焉又何必訪問於我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盈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兵田用田賦不書初○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吳女為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卒辭吳盟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

哀經十二年

杞復田者共田也賦者財賦也宜公會泰始作二而稅至於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作二而稅其田又作二而斂其財故曰子用田賦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也

汪克寬案傳襄二

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爭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諱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

李廉自皇媛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家鉉翁十二月螽氣煥也宜十五年冬蝗生而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傳十二年

湯睦菴當時季氏專國昭公放死不成其爲君故孟子卒亦不成其爲夫人觀季氏不服喪冠孔子去絰而稅可知矣恐非因同姓而不計不及哭也

王葆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王元美吳欲尋盟子羽衛大非衛賜之言不可邦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乎

楊升菴或欲或否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魯昭公夫人也**昭公娶于吳**昭公娶吳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也**死不赴**不赴于同盟**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不反哭於寢**故不言葬**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故小君**孔子與弔**孔子知老故與弔○與音預**適季氏**弔於季氏**季氏不絰**絰喪冠也季氏不服喪○絰音胡**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公會吳子橐皐**見經註**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公不欲與吳盟**使子貢對**使子貢對使者曰盟所以周信也言爲盟者所以周固其誠信也**故心以制之**以心而制其義**玉帛以奉之**以玉帛奉贄於明神**言以結之**以言而結其誠信**明神以要之**以明神以要其禍福○要平聲**寡君以爲苟有盟焉**魯君以爲苟有于鄫之盟**弗可改也已**不可得而改變也已**若猶可改**若猶可得而改變**曰盟何益**

今吾子曰今吳人之命有曰**必尋盟**必尋于鄫之盟**若可尋也**若盟可尋而溫之**亦可寒也**亦可寒而歇之**乃不尋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吳徵會于衛**吳在橐皐亦使人召衛來會**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先時且姚爲吳行人衛殺之而恐懼○且音狙**謀於行人子羽**衛大夫公孫渾子羽**曰吳方無道**吳王方以無道行於諸侯**無乃辱吾君**必召吾君而辱之**不如止也**不如止勿往**子木曰**衛大夫**吳方無道**見上註**國無道**吳國之無道者**必棄疾於人**必棄其疾惡於人**吳雖**

果如子貢所料若如子羽之言衛之患更有不可測者

陳傳良宋皇瑗盟陵地名杜說非

無道吳雖曰無道猶足以患衛尚足以為衛之患害往也勸衛輒往會吳長木之斃譬如長木斃陪于地無不摽也不揮物而後摽擊之○摽敖蕭普交二反國狗之瘈譬如國狗狂瘈盛入○瘈而制反無不噬也不擇人而後噬齧之而況大國乎而況吳為大國其患又不止於長木國狗乎秋衛侯會吳于鄖鄖廣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也而卒辭吳盟終辭吳不與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吳人執衛侯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困辱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服何告子貢曰夫諸侯之會諸侯為會事既畢矣會同行禮既已畢事侯伯致禮侯伯主會當致待賓之禮地主歸餼會地主人當歸生物之餼以相辭也各盡其禮以相辭遜今吳不行禮於衛今吳為侯俱不致待賓之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而藩籬衛侯之館舍以苦困之○難去聲子

盍見大宰子謂子貢何不往見吳大宰而說之乃請束錦以行子貢乃請宋錦以往路吳十端為一束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因語及之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言吳王願固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今召衛君而不即來寡君懼吳王恐其有貳故將止之故藩其舍子貢曰衛君之來言衛君來會子吳必謀於其衆必諮謀於其國之衆其衆或欲或否其國之人或欲來或欲不來是以緩來謀不時定是以來緩其欲來者欲來會者子之黨也此與吳為黨者也其不欲來者不欲來會者子之讎也是與吳為仇者也若執衛君若怒其緩而拘執之是墮黨而崇讎也是自隳毀其黨而崇獎其仇也○墮隳下同夫墮子者夫衛之墮毀吳人不欲來會者得其志矣其言驗故得志且合諸侯而執衛君且諸侯為會而拘執衛君誰敢不

孫鑛與黃貞甫論晏桓子同意調不

向此謂疏快頗近戰國

彭士望此學蘇州口談之始

張半菴衛侯之童心如此蓋因辱而弗知微者也

傳說寡慕方氏載言說孔子之言杜預以爲失問然二年之間三以螽告其災甚矣故先儒多駁之

王樵案明年九月螽蟲災丞作而不時蓋以失政爾非

懼諸侯皆將恐懼墮黨崇讎墮毀黨與崇獎仇讎而懼諸侯使四方諸侯皆知恐懼○或者難以霸乎以此求霸不亦難乎大宰嚭說大宰嚭說喜其言○說音悅乃舍衛侯舍釋也音捨又赦衛侯歸衛侯輒歸國效夷言學爲吳人左音子之尚幼子之卽公孫彌牟年尚幼少曰君必不免言衛君必不免於禍其死於夷乎其死於夷狄乎執焉遭吳執辱而又說其言言其方音效其夷之心固不可改矣○冬十二月

傳說寡慕方氏載言說孔子之言杜預以爲失問然二年之間三以螽告其災甚矣故先儒多駁之

王樵案明年九月螽蟲災丞作而不時蓋以失政爾非從之固矣從夷之心固不可改矣出公輒後卒死于越○冬十二月螽時已閉蟄猶有螽災季孫問諸仲尼季孫以其休咎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以其所聞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而後蟄蟲盡閉今火猶西流今火未盡沒猶西流知是九月司歷過也歷官失一閏故猶是九月○宋鄭之間宋鄭二國邊境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間田也曰彌作彌如字又

與聞也

補注司歷過也說在襄二十七年

王元美予產之不欲六邑孫叔敖之不欲寢丘並可稱達士之見

哀經十三年

朱睦㮮宋鄭怨已十三年雖迭相出罕迭然宋自九年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公宋人兩伐鄭亦可以釋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何耶故是年鄭師亦

上

頃丘如字又傾玉暢岳岳五成反戈錫戈六邑○錫羊又如字子產與宋人爲成鄭子產執政與宋人結平曰勿有是約二十國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岳戈錫城三邑間田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以鄭背盟城三邑故討之取錫取城錫之地殺元公之孫元族在錫故殺之遂圍岳平元之族所在十一月鄭罕達救岳救平元之族丙申圍宋師圍向巢之師

經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元公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在陳留封丘縣南近濟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

取宋師于嵒彼以議來我以議報耳鄭玉會于黃池吳子主之晉魯聽命矣然吳楚有脅王之罪卑人終絕之而莫之與也此所以序晉吳上而書及以終春秋之會盟也

高閌楚畏吳之强隨即年遣使徇告于鄭師曰得桓魋者有賞桓魋即向魋言得之者有重賞魋也逃歸魋懼逃其師而歸遂取宋師于嵒見經註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郜音告又谷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單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子伐吳句踐因夫差在虛伐吳爲二隧隧道也分師爲二道疇無

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日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夏區音謳○十有二月螽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鄭子

高閌定畏吳之强賸即年遣使徇告于鄭師曰得桓魋者有賞桓魋即向魋言得之者有重賞魋也逃歸魋懼逃其師而歸遂取宋師于嵒見經註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郜音告又谷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

遠憂患有近憂吳吳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偃諸侯乎

家鉞翁晉之盛威行天下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數修怨於衛衛卒不服豈力不足哉鞅曼多志不在求諸侯志於怨讎自私而已

高閌字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召也

同上區夫微舒之後微舒弒逆楚人

餘謳陽自南方二子大夫越先及郊二子先及吳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姑自泓上觀之四子自泓水上觀越師強弱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人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故見父仇不可不殺太子曰吳大子友戰而不克若與越戰而不克捷將亡國國虛故請而不克捷將亡國懼亡請待之請少待之彌庸不可彌庸不肯止屬徒五千屬會也會其徒衆五千人○屬音燭王子地助之王子地以衆助彌庸乙酉戰及越人戰彌庸獲疇無餘吳彌庸獲越疇無餘地獲謳陽吳王子地獲越謳陽越二帥皆獲越子至越句踐以師至吳王子地宇守國○守音狩丙戌復戰復與越師戰大敗吳師吳師大敗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洮王子地宇故不獲丁

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許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食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竭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傳十三年

陳傳良軍平公不書不忍書也杜說非

張尘菴吳左敗齊爭晉而越已乘虛而入其國子胥爲冯之言至是驗矣

亥入吳越師入吳吳人告敗于王吳人使告敗于夫差王惡其聞也大差惡諸侯聞之○惡去聲自剄七人於幕下殺告敗者七人於幕下以滅口○附錄秋七月辛丑盟諸侯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以周室宗族言之我爲長大伯爲大王長子故爲長○長張上下同晉人曰於姬姓以姬姓諸侯言之我爲伯晉主盟爲諸侯方伯趙鞅呼司馬寅趙簡子呼司馬寅而告之曰日旰矣言日已晚矣○旰音幹大事未成大事盟也二臣之罪也趙鞅司馬寅之罪也建鼓整列建立旗鼓整齊行列以決勝負於一戰二臣死之我二臣者與人之死戰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爲長負者爲幼必可知也對曰司馬寅答請姑視之我請自視之反司馬寅已視而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也言肉食爵祿之人無氣色下者今吳王有墨今吳王氣色下

孫鑛此戰事太略若有陳傳良獲大子友墨色國勝乎是必國勝也太子死乎大子爲敵人所殺也且夷吳越相獲雖大子不書

穆文熙吳子爭先黃池故示雄長欲見晉人夫自宋之盟晉已不能先楚況陵遲至今日豈能復與吳爭國語先吳之說似實然難遽信不若辨疑云吳欲因魯以交中國晉欲交吳以弭兵革之患是說得之

孫鑛數語甚勁有德輕且夷狄之德輕淺躁○輕去聲狂不忍久不能堅忍而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吳爭乃先晉人乃遂晉人先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吳人以魯公見晉侯定公子服景伯對使者子服何對吳使者○使去聲曰王合諸侯侯爲會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則王官伯天子尊方伯以見於天子天子也○見音現下同伯合諸侯方伯合諸侯爲會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侯帥子男以見於方伯敬方伯也自王以下自天子至于子男朝聘玉帛不同朝覲聘享執玉執帛各有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故魯脩職貢以事於吳有豐於晉豐厚有加於晉無不及焉無不及於晉以爲伯也以吳爲方伯也今諸侯會今諸侯爲會而君將以寡君

力同上伯合諸侯氣直下有建旄之勢

見晉君而吳君將以魯君見於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則晉成爲諸侯之伯長矣敝邑將改職貢今魯將改吳之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魯之事吳從大國八百乘之賦○乘去下同若爲子男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則將半邾之數以三百乘之賦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而如邾之數以六百乘之賦事於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且吳之執事以方伯之命召會諸侯而以侯終之而終之以魯見晉從諸侯之制何利之有焉亦何利益之有吳人乃止乃止不以魯見晉既既止卒事而悔之悔爲景伯所欺將囚景伯將執景伯囚之景伯曰何也何景伯名立後於魯矣言已已立後不避執囚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將以二乘之車官屬六人從行○從去遷遠唯命或遲或速唯吳之命是聽遂囚以還吳人遂囚景伯以歸及戶牖行至陳留

繆文熙吳人信鬼縣戶牖故景伯以上帝恐之地謂大宰景伯告吳大宰嚭之然大宰好賂景伯亦必先賂大宰而後其言可行不然恐未得即□然也

附見上曰以二乘與六人從除二乘乃從者六人加之以景伯景伯非卿故曰執其賤者七人也

全元美吳人好鬼佞故語之以事晉言執景伯等不足爲魯之損害吳人信巫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陵強犬故鄙之以豚賤於是吳人卒不得見公於晉而景

辛丑辛而後說事何世有職焉何世有職世有職於助祭自襄自魯襄公以來未之改也助祭未之嘗改變若不會若今年不會祭祝宗將曰大祝宗人將告神曰吳實然言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以此恐之且謂魯不共且吳人謂魯不共其職○其音恭而執其賤者七人景伯非卿故言賤者七人何損焉何損於魯大宰嚭進言於王大宰嚭言於吳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不如歸景伯於魯乃歸景伯夫差從其言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二人舊相識故從之乞糧曰其饔曰佩玉縈兮佩玉縈兮

伯遂得脫囚以麤辭之不可以已也○粢而摭而水二反余無所繫之我獨無以繫屈上言吳王不恤下如是

酒一盛兮一盛一器也言上人雖有肯酒○盛音成又如字余與禍之父睨之禍寒賤之人睨視也言我但與寒賤之人共得視不得飲一父如字又音甫對曰有山氏答粢則無矣粢精米也欲求米之麤者則尚有之麤則有之若求米之麤麤粗○麤若登首山以呼軍中不得出糧故教市叔儀爲私隱以登首山而呼曰庚癸乎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故教使呼曰庚癸則諾則諾其請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言吳王不與衆同飢渴所以亡王欲伐宋吳王夫差以宋不會黃池故欲伐之傳言吳子悖惑殺其大夫遇宋大夫殺之而囚其婦人遇宋婦人囚之吳強宋弱大宰嚭曰可勝也吳去宋遠故可必勝而不能居也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乃歸乃不伐宋而歸○附錄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三年始弱之言

左傳評林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八

明 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哀公四

哀經十四年 附見拾遺記曰孔子未生時有麟遊于闕里吐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孔子母異之以繡紱繫其角信宿而去至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末必非聖母所見之麟也 按左翼曰自今以

經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孔子母異之以繡紱繫其角信宿而去至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末必非聖母所見之麟也

傳 西狩獲麟書狩者大事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實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句音鉤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

后游夏之徒續之者獲麟事亦出家語辨物篇
朱熹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無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李本周道衰廢人欲横流亂賊接跡檢亂反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雖無麟固將作矣孔子之卒在後一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豈能詳哉故文成獲麟說元凱斷之其妖妄茲不復論若必謂感麟始作則理亦未盡焉

傳說壽篆聖經絕筆獲麟翁于欲記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孔子之卒採魯史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以續之至十六年四月而止左氏則終於悼公之四年大全於獲麟以後子路經傳皆刪而不錄今考韓趙魏共滅知伯左傳以是終通鑑以此始故仍附錄於後

傳十四年

孫鑛左傳後生部覺稍冗稍率然亦間有精勁者大約首數句佳則到底佳似是原本來工拙不同定公末年射欲得與相要約○要如字又平吾無盟矣我不用盟誓矣○此以下蓋孔子弟子既續書射要言子路答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不敢問其伐之故死其城下雖使我死戰于小邾之城下可也其亦可也

彼不臣彼謂邾射竊地叛君不臣於小邾而濟其言而使我成要其言是義也義也

由弗能由子路名言我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即齊悼公陽生子壬也六年傳反與壬也處闞止有寵焉闞止即子我有寵於

弱甚此哀公上下卷却更精勁饒神色且敘事多備曲折此係左公目睹事疑即左公自撰出

簡公○闞音瞰及即位在十年使爲政使闞止爲齊國之政陳成子憚之陳成子即陳恒畏憚其得君驟顧諸朝陳恒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進言於簡公曰陳闞不可並也言陳恒闞止二人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從子我夕子我即闞止夕覘事陳逆殺人陳逆即子行陳氏宗也逢之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陳氏而遺之潘沐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去聲潘

附見無神尼之言則麟終廢邪魯史亦必不書於經故舊注云爾

張太嶽杜元凱謂欲謀齊國使陳逆詐病故宗族稅使疾因納潘汁并酒肉享囚方表反備酒肉焉得納酒肉饗守囚者以酒肉享囚守陳逆之吏醉而殺之而逃待守囚者醉盡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欲臣事闞止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逆之已有喪而止公陳豹有喪既終而言之

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留聞其所記之行事與策書簡牘之太凡業嘗筆之爲書而至於獲麟麟死之時遂成而出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豈二年所能驟而成者故謂聖人感麟而始作春秋不可謂聖人感麟而始成春秋則無不可也

王元美春秋成而獲麟也瑞應故曰不然也獲麟而後作春秋以比于河圖洛書也曰不然也春秋之作久矣公孫乃薦逆陳豹於闞止曰有陳豹者言有人曰陳豹者長而上僂身材長大而肩背僂曲○長如字又去聲僂縷望視日望望陽事君子君子謂闞止言若使服事闞止必得志必得君子之意欲爲子臣欲臣事於吾子吾憚其爲人也我畏憚其人恐多詐故緩以告故遲緩其事不敢以告子我曰何害言陳族何害是其在我也在我用之而已使爲臣使陳豹爲家臣他日與之言政他日子我與陳豹言及政事說子我說之說音悅遂有寵遂寵用陳豹謂之曰若何亦可行否對曰陳豹答我遠於陳氏矣言己於陳氏已疏遠且其違者且其不從子之命者不過數人不過數人而已何盡逐焉何必盡逐陳氏遂告陳氏遂以子我之言告諸陳氏子行曰子行即陳逆彼得君彼謂闞止

獲麟聖人之所托而悲者耶曰奚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穆文熙子路不以下並同一言狥邾射而明其爲叛何其所見之卓也由非徒爲忠信人已矣

魏禧有子路之不可所以有小邾之請要也與柳下惠讒鬷之事同二人之守信執義敵國信之而魯之君相猶不信焉此魯之所以爲魯與

得君之寵先若不先發必禍子必爲子之禍害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況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意茲子茲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如公宮○乘去聲

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迎之子我出迎成子遂入成子遂入公閉門及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之侍人禦止之子行殺侍人陳逆素在內故得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簡公時與婦人方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陳成子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簡公疑其欲作亂故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言成子非爲公室不利將除害也將爲公室除去患害成子出舍于庫陳成子以公怒故出舍于庫聞公猶怒聞簡公怒猶未歇將出將出奔曰何所無君言何國無君可事子行抽劍陳逆拔劍而言曰需需疑也事之賊也需疑者事之賊害也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有如陳宗如陳宗乃止成子乃止不奔子我歸闞止歸其私家屬徒攻闞屬會也闞宮中小門○屬音燭與大門會屬徒衆攻宮中小門及大門皆不勝闞止皆不克乃出闞止奔陳氏追之陳成子之衆追逐之失道於弇中闞止於弇中狹路迷失其道○弇音俺又淹適豐丘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執闞止以告以告陳氏殺諸郭關殺闞止於齊之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故欲殺陳逆請而免之陳逆爲子方請而免其罪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公命取道子方行及衫子衫地○衫音而中行人車及衫乘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使東出雍門齊城門雍去聲○陳豹與之車陳豹以車與子方弗受

按諸御復姓也或以姓譜有諸無諸御僉此

魏禧陳闞不可並也小人不可並用者諸御鞅之言田闞是也君子不可並用者張浚趙鼎是也其語皆有至理

孫鑛有陳豹者敘狀頗若無要緊然想見當時相告語意態固自有邑

穆文熙公孫言陳豹上僕望視者見其形貌詭譎非端矯人也然子我欲盡去陳氏而立豹事必不行事不行而逐使

豹恐禍將及己欲子方不受曰逆爲余請免罪○爲去聲豹與余車陳豹以車送我出奔余有私焉是我有私於陳氏事子我而有私於其雠服事子我孫蘧敘諸人語俱以簡勝彭士望弗先兩持只爭一先字然被一先字毒盡萬生按夏五月壬申注疏本注尚意茲無尚字子蓋盈作乾禍○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桓魋恃寵驕盈子蓋杜注本並同王元美迹成子之見殺如公而遷公於寢也豈不昭然之人乎公使夫人驟請享焉夫人景公母也景公使其母夫人數請桓魋享飲而將討之欲因請享討未及發難魋先謀公桓魋先謀害公請以甕易薄甕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怒而將出若有享宴而作亂○甕音安公曰不可景公持薄薄爲邑不肯易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甕七邑乃以七邑增益向魋甕邑而請享公焉魋偽

黨之怒以濟其謀喜於受賜焉耳非其情也意而請享公以日中爲期以日中爲享期家備盡往私家用兵之備盡往如之受伐請以五乘公彌牟之指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太都如此彭士望太史子餘前後左右皆陳氏人權奸未有不猶衆能竊國者汪道昆此時無陳逆抽劍劫止則恒亦奔矣經世鈔子行抽劍此同謀耳却做得妙田延年按劍責大將軍事正類此王世貞陳恒檀齊有素視君不啻奕棋何至聞公怒而公知之宋景公知其謀告皇野皇野即司馬子伸曰余長雎也言我自少長首棋雎○長張上今將禍余今將禍害於我請即救請即救我於難司馬子仲曰即皇野有臣不順有人臣而不能共順者神之所惡也此鬼神之所共惡也而況於人乎而況於人不知惡乎敢不承命敢不承君命以討也之不得左師若不得向雎兄左師向巢不可不可濟事請以君命召之皇野請奉君命以召向巢左師每食擊鐘向巢每食必擊鐘爲節聞鐘聲聞其擊鐘之聲公曰夫子將食向巢將膳食既食向巢既食又奏樂公曰可矣今可往召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迎向巢曰迹人來告言主迹禽獸之人來曰逢澤有介麋焉介大也言逢澤之地有大麋焉○麋音均本又

將出奔者亦詭辭作濠以激衆怒而遂其奸謀耳

公曰皇野稱公命曰雖鵰未來雖向鵰未來至得左師若得左師向巢音眉

吾與之田我先與之田獵若何亦可行否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太臣故憚畏陳氏布置遠密殺之若狐兔耳

告子野曰嘗私焉嘗試私請焉君欲速景公欲速往田獵故以乘車

孫鑣何以見魯衛之二江文通請建景公告以其弟向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本此

逆子故使我以乘車迎子與之乘向巢乃與皇野共載至至於公宮公告之故

仲皇野也君與之言使公與向巢要誓公曰景公乃與之誓曰所難子者

增補合注宋桓魋之寵是時齊有陳恒宋有桓魋而共君日次凶之不暇世道之變至是極矣

孫鑣傳即墨尚書言難誅鵰若負其言使禍難及子○難去聲上有天上有天神實鑒臨之下有先君下有先君共鑒臨之對曰向巢答鵰之不共桓鵰不能共順君命○共音恭宋之禍也此宋國之禍難也敢瑞焉司馬子仲請瑞節以發兵以命其徒以命其徒衆攻桓氏攻向鵰氏其

大傳夏人歌益歸乎薄

同上聞鐘聲給語工絕即是口頭語而鍊得入妙

增補合注自曰迹人以下至逆子子仲設爲之辭

同上所難子者公言難不及子因指天與先君爲誓

魏禮按安危之介必真知巢而後可合祖謨其父兄故臣老矣安祿顧寵惟恐失之故不可而新進英銳猶可以義激發曰從吾君之命

父兄故臣曰司馬故臣與桓鵰無怨者不可言不可攻桓氏其新臣曰其新臣於司馬子仲者曰從吾君之命言從子仲之命遂攻之遂攻桓氏子頎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鵰弟桓司馬即鵰也子頎聞變馳騁而告其兄○頎音祈司馬欲入司馬桓司馬也欲入攻公子車止之子車亦鵰弟止令勿入曰不能事君言不能服事其君而又伐國而又稱兵以伐宋國民不與也宋國之人皆不與也祇取死焉祇適也適以自取其死亡○祇音支向鵰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故向鵰入而據之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宋景公使向巢以師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鵰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以入于國○質音致下同不能不能得宋大夫爲質亦入于曹取質向巢亦入曹劫取曹人子弟以爲質欲以自固鵰曰不可言不可劫曹子弟以爲質既不能事君我既得罪於君

孫鑑敘至此猶有
詩多委曲
彭士望諸兄弟爲
雕爪牙牛爲介介
今事敗義秖一去
王荊石以桓雕之
逆而司馬牛爲其
弟則賢固不可以

據曹以叛又得罪於民又得罪於民刼質其子弟將若之何如之何則可乃
舍之舍曹子弟○舍音赦又捨民遂叛之曹人遂叛向雕向雕奔衛桓司馬出
奔衛向巢來奔巢左師巢奔魯宋公使止之宋景公使人止留左師曰寡
人與子有言矣言與向巢有要誓之言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言不
可以絶向氏宗廟之祭祀辭向巢辭不敢還曰臣之罪大言我負大罪盡滅桓
氏辨盡滅桓氏之族黨可也其亦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若以向氏先臣之故而
使有後而爲向氏別立後君之惠也此宋君之恩惠也若臣若如臣者則
不可以入矣則不可以復入宋國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
齊司馬牛桓魋弟致其居邑與其守邑符信之珪而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將自衛出
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攻向魋求夏后氏之璜焉求其賞玉

類泥人哉
穆文熙以牛之賢遭桓魋之難至於不得死所悲哉
彭士望適吳苦心苦命
曰夏后氏之璜○璜音黃與之他玉向魋以他玉與之而奔齊向魋奔齊陳成
子使爲次卿使向魋爲齊亞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司馬牛又致齊所與邑而適吳亦不與魋同仕吳人惡之而反司馬牛與吳相惡而歸○
惡烏去趙簡子召之趙簡子聞司馬牛之賢而召之陳成子亦召之陳成
子亦聞其賢而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阬氏魯郭門外人也司馬牛死於其
家○阬音坑又岡葬諸丘輿葬司馬牛於丘輿之地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甲
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即簡公孔丘三日齊孔子三日
齊戒○齊音齊而請伐齊三請魯師以討齊凡三言之公曰魯哀公問魯爲齊
弱久矣魯爲齊國之所陵弱爲日已久子之伐之子謂孔子之欲伐齊將若之
何將何道以勝之對曰孔子答陳恒弒其君言陳成子弒簡公民之不

國以討之於齊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討魯人之衆寡哉

與者半齊國之民半不與陳氏

以魯之衆以魯國師旅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陳氏可勝也

公曰子告季孫哀公以政在季氏故

穆文熙齊雖強大使孔子告新爲與魯所敗又恒之弑逆民半不與故孔子請討之

孔子辭辭不告季氏

退而告人孔子退而告其從人曰吾

以從大夫之後也孔子嘗爲大夫故言從大夫之後

故不敢不言故不

一討之後諸侯慕義而集雖陳恒其何支哉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孺子洩即孟武伯孟懿子之子

齊之罪○

也圉畜養也將養馬於成邑

成宰公孫宿不受公孫宿孟氏臣爲成宰不肯受曰

經世鈔不與者半此實夫子本謀余最可笑胡氏之說鍾伯敬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孟氏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恐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又納如字

孟孫爲成之病言孟氏以成邑之民貧困告病○爲去聲

不圉馬焉不養馬於其妨民

孺子怒孺子怒公孫宿不從已命

襲成輕兵襲成

從者不得入成備禦嚴固孺子之從者不得入成○從去聲

乃反孺子乃歸

成有司使成有司使者至使去聲○

孺子鞭之孺子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即仲孫何忌孺子之父也

成人奔喪成人奔懿子之喪

弗內孟氏弗內○內如字

祖免哭于衢成人祖免發喪哭于通衢○免音問

聽共成人請聽命共使○共音恭

弗許孟氏不許

懼成人恐懼

不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附見禮公儀仲子之喪擅引免焉鄭注免音問別作絻取免冠意祖其衣免其冠今之始喪者披髮以布裹頭即其意也

哀經十五年

經十有五年辛酉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公孫宿以成叛魯附齊武伯伐成孟武伯即孺子洩討公孫宿不克不能勝遂城輸遂城輸邑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二子以師伐吳及桐汭宜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傳十五年

鍾伯敬吳遣此使人之變誠不可無辭而芋尹蓋之對則氣直而詞壯

毛晉以尸將命後世行不去可見春秋之近

劉懷恕賓卒而猶使將命則生者何堪禮有不可行者此類是也

孫鑣捩得工調古色新

汭水曲也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陳閔公使貞子弔吳爲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貞子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吳夫差使大宰嚭勞○勞去聲且辭且辭貞子曰以水潦之不時以雨水流潦不以時降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恐敢辭上介上介正使也謂貞子尸入芋尹蓋對答吳大夫○芋音盂曰寡君聞楚爲不道陳君聞楚以不道加於吳荐伐吳國荐重也重加伐於吳國滅厥民人殄滅吳之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備猶副也言陳君使已副貞子使事○弔君之下吏弔吳之下吏言下吏不敢斥尊使去下同無祿使人謂貞子無福祿逢天之慼逢上天之憂慼大命隕隊隕隊上天所賦之大命絕

同上此句是一篇之謹策然却是辭命常語

同上此後辭略縱然却無一語率

孫應鰲蓋能據禮以對故吳人納之

世于良棄絕世事于吳之良地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共音恭積音漬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今吳君命逆奉使之人曰無以尸造于門言無以正使之尸造于吳門是我寡君之命是陳君弔吳之命委于草莽也原野生草莽莽然故曰委頓于草莽之中且臣聞之以臣所聞曰事死如事生言事死之禮與生者無異禮也此先王之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將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朝聘而遭所朝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若聘使道死不得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是遭所朝聘之喪則須自還也無乃不可乎即此較彼不可明矣以禮防民先王以禮防範民情猶或踰之猶或踰僭不遵禮法今大夫曰謂大宰嚭死而棄之使者死則棄之是棄禮也是棄

王季子重前有水潦隕尸等語故有隕於深淵與非涉人之過以應之

絕其典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諸侯之盟先民有言昔人有言曰無獄虐士虐士謂死者無以死者爲獄惡備使奉尸將命備使蓋自謂副使奉尸以將命苟我寡君之命苟我陳君弔吳之命達于君所達于吳君之所雖隕于深淵雖使尸柩隕之中則天命也則上天一定之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非吳君與舟人涉之過吳人內之吳人聽芋尹蓋載貞子以入將命傳言芋尹蓋知禮○內如字又納○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瓘音貫過衛道過衛國○過音戈仲由見之子路見陳瓘曰天或者天意或者以陳氏爲斧斤假借陳氏以爲齊之斧斤既斲喪公室使雕斲喪亡齊之公室而他人有之而使他人奄有齊國不可知也此事不可預知其使終饗之其使陳氏終能享有齊國亦不可知也此事亦不可預知若善魯以待

郭眉菴仲由子貢其特有關於魯之安危非細

時若親善魯國以待天時之終定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何必惡焉何必與魯爲惡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即陳瓘然是仲由之言吾受命矣我受命使楚子使告我弟弟即成子也謂子路使人告成子○冬及齊平魯與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服何如齊結成子贛爲介子貢爲景伯之介副見公孫成即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言人皆臣事於人而有背人之心而有反背所事之心○背音佩況齊人雖爲子役齊人雖爲公孫宿之服役其有不貳乎言公孫宿叛貳於魯齊人亦將叛於子子謂公孫宿周公之孫也宿魯之公孫故言周公之孫多饗大利多享其魯國之大利猶思不義猶思叛魯以爲不義利不可得其大利既不可復得而喪宗國以邑入齊使魯有喪亡之禍○喪去聲下將焉用之將安用貪此不義之名○焉音烟成曰即公孫宿善哉善子

穆文熙說公孫成聲動其心說陳成同

子乃屈服之賜真貢之所言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長於說辭哉

館客使景伯子貢就宿曰寡君使恒告言齊君使我告於子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景伯不答揖子貢使之代對曰寡君之願也此魯君之願望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齊為衛人報伐於晉○為去聲下同伐晉冠氏在定九年喪車五百九年齊師敗之因與衛地因以齊地與衛自濟以西自濟水以西禚媚杏以南九年傳齊侯致禚媚杏三邑于衛○禚音灼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齊因魯人之病於吳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齊待衛厚待魯薄魯君是以寒心而恐懼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若魯之事齊齊之待魯得王元美核往事典比於衛則固所願也則固魯君之所願望成子病之陳成子病其言乃歸而嚴成子不能不為己病矣

成乃以成邑歸魯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地辟魯也○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孔圉文子也蒯聵姊即孔伯姬○取音娶生悝孔伯姬所生○悝音恢下同孔氏之豎渾良夫豎小臣也長而美身長而貌美○長張上又如字孔文子卒孔圉卒通於內私通於孔伯姬太子在戚太子蒯聵自二年居於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至太子所○使去聲太子與之言太子蒯聵與良夫要言曰苟使我入獲國謂良夫苟能使我入而得衛國服冕當使良夫服大夫之冕服乘軒乘大夫之軒車三死無與雖死罪三無與於禍○與音預與之盟與太子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大子請於孔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渾良夫與大子蒯聵入衛舍於孔氏之外圃止舍于孔氏之外圃昏昏及

李于鱗良夫三死無與而他日率以三罪見殺蓋小人而得志則驕驁則僭而禍至

孫鑛名嘍不知是何人當是欒寧一面告仲名一面駕車奉衛侯出奔觀將飲未熟及行食字可見不則獲是典軍有名寧名之駕車

陳明卿蒯聵欲殺輒來奔輒即出公奉以奔魯季子將入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

夜二人蒙衣而乘良夫與大子蒙衣為婦人服而共載○乘去聲下同寺人羅御使寺人御車如孔氏往孔悝之家孔氏之老欒寧問之問所載何人稱姻妾以告自稱婚姻家妾遂入遂入孔氏適伯姬氏往孔伯姬氏所既食既為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孔悝之母杖戈先行大子與五人介介被甲也輿豭從之豭牡豕也輿載豭豕欲以盟○豭音加迫孔悝於厠迫逼孔悝於溷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強盟欲使逐輒○強去聲遂劫以登臺遂劫孔悝登臺自宋欒寧將飲酒欒寧孔氏家老方欲飲酒炙未熟使為炙尚未及熟聞亂聞有變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召音邵行爵食炙飲酒食炙○炙遮去奉衛侯南子激於羞忿與子羔衛大夫高柴也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言衛之城門已閉矣季子曰箋弑者殊利且靈公未有廢命輒乃其子焉得拒之如仇敵然大子當曰必也正名乎設使大子而為政寧使輒以國讓父而身為大子蒯聵不仁即已受國於輒寧有廢之而立疾之理其事甚易而子路以為逐所以有絕灌之禍魏禧不辟其難按二說各有理吾姑至焉我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不穆文愆蒯聵劫孔悝求盟則悝未必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言此公孫敢也求利焉而逃其難既求其利祿又逃其禍難由不然我不如此利其祿利其爵祿必救其患必拯救其患難有使者出有使者開門而出○使去聲乃入子路因開門而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言太子蒯聵安用劫孔悝以求利○焉音煙雖殺之雖殺孔悝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以攻大子且曰且言曰太子無勇大子蒯聵素無勇敢若燔臺半若燔燒所居臺之半○燔

死也由之死何爲乎此可爲勇而不知義者之戒

必舍孔叔孔叔即孔悝必懼而舍音煩太子聞之蒯聵聞其言懼恐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使下臺敵當子路以戈擊之擊子路斷纓斷子路之冠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免在地結纓而死整結其冠纓而後死孔子聞衛亂孔子聞衛有亂曰柴也其來言子羔必來奔由也死矣子路必死於難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即蒯聵也莊公害故政蒯聵既立以輒之臣執政者爲己患欲盡去之欲盡逐而去之○去上聲先謂司徒瞞成先謂衛司徒瞞成○瞞莫干反曰寡人離病於外言我離喪病困在於外國久矣爲自己久子請亦嘗之子謂瞞成亦嘗試之歸告褚師比瞞成歸而以公言告於褚師比此即褚師聲子欲與之伐公瞞成欲與褚師比攻莊公不果不果攻公爲明年瞞成奔起本

哀經十六年附見非卿則不可書卒然孔子以聖故異例書其卒

經十有六年壬戌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子還成即瞞成○還音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也○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谷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鄢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言蒯聵得罪于父衛靈公母南子逋竄于晉逋逃竄走歸命于晉晉以王室之故晉以周室子孫之故不棄兄弟不棄絶我兄弟之親寘諸河上置蒯聵于河上

傳十六年
注道昆辭令能品

威地天誘其衷上天誘掖其中心之善獲嗣守封焉使得繼嗣衛國封疆之守使下臣肸敢告執事使卑下之臣肸告周執事者王使單平公對單平公周卿士定王使答衛使曰肸以嘉命言肸以衛侯復國嘉美之命來告余一人余一人天子自稱往謂叔父叔父謂蒯聵余嘉乃成世我嘉美汝能繼成其父之世業復爾祿次還居君之祿位敬之哉汝當敬謹之哉方天之休言天方授汝以休美弗敬弗敬謹爾祿位弗保全爾休美悔其可追後雖悔恨不可追及○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見經註公誄之傳終蒯聵之事○誄說文云謚也哀公誄而誄之○誄音壘曰旻天不弔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旻音岷弔音釣又的不憖遺一老憖且也不且遺留此一國老○憖銀去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使屏蔽我一人以居天位○屏音丙煢煢余在疚我煢煢然如在疚病

○煢音瓊嗚呼哀哉尼父嗚呼哀哉丘此尼父○父音甫無自律我無以自為法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言哀公其不得終沒於魯國乎夫子之言曰舉孔子之言禮失則昏失禮則為昏亂名失則愆失名則為愆過失志為昏昏亂者必失其志失所為愆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當孔子之生哀公不能用死而誄之及孔子之死哀公為之誄非禮也是為失禮稱一人稱余一人非諸侯之名是為失名君兩失之哀公失志失所君子貴是以知其不沒於魯○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衛莊公飲孔悝於平陽之地○飲去聲悝音恢重酬之重其酬酒之幣大夫皆有納焉皆納以財賄醉而送之醉孔悝而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孔悝被遣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及平陽門使

李筆翁子伯季舊恩信有死道矣然三射而不中與二射而殯何若有鬼神臨之在上者耶公爲之言近近而偶中如此恐不可盡信也

魏禧仲由之死人或以爲傷勇然食不避難義也安得爲過但在輒而事恒爲失耳余嘗論之曰子路賢於結纓赴難而失於孔悝家臣稱紹賢於朝服登輦失於爲晉惠侍中

貳車反祏於西圃祏戴主石函西圃孔氏廟所在孔悝使副車還取廟主以出○祏音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先時子伯季子爲孔氏家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請追孔悝遇載祏者遇孔氏之副車取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許公爲人姓名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許爲反迎之遇之遇子伯於道曰許爲曰與不仁人爭不仁人謂子伯初臣孔氏今追孔氏是不仁也明無不勝天理邪然言其必勝必使先射先射以驗天理○射食亦反下同射三發子伯射凡三發矢○發如字又廢皆遠許爲許爲公爲皆去許爲其遠○遠去聲許爲射之許爲射子伯殪子伯死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或以其車從或人以子伯之車從許爲○從去聲又如字得祏於橐中得孔氏之祏於車之橐中○橐音託孔悝出奔宋孔悝遂出奔宋○楚大子建之

彭家屋夫子正名之說子路既以爲迂矣惟其以夫子爲迂所以有今日之死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歟

孫鏞太子建之遇讒是一白公傳同上當云請期而行乃順却乃顛倒其字古人文每如此

附見邑人訴于木襲鄭之謀于鄭也

孫鏞白公自好奇其事乃節節有奇遇讒也爲費無極所讒諾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辟華並去聲鄭人甚善之鄭人甚與子建親善又適晉子建又適晉國與晉人謀襲鄭子建與晉謀襲鄭掩鄭國之不備乃求復焉既與晉定謀乃求還鄭國鄭人復之如初鄭人復子建待之如初時晉人使諜於子木子木即大子建晉人使諜伺之○諜徒叶反下同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大子建暴虐失其私邑之人心邑人訴之邑人許其事於鄭國鄭人省之鄭人從而省察之得晉諜焉得晉所使之間諜焉遂殺子木殺大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大子建有子曰勝亡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將召勝使歸葉公曰葉公子高沈諸梁也○葉音攝吾聞以我所聞勝也勝之爲人詐而亂好亂無乃害乎無乃召之自貽害乎子西

彭士望使衛藩焉不為害人之事後世輕生快怨借交報仇俱此一輩人

曰即公子申吾聞以我所聞勝也見上信而勇誠信而勇敢不為不利

舍諸邊境舍勝於邊竟之地○境音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

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親近仁人是謂有信率義之謂勇率行也脩行義事是謂有勇吾聞勝也並見上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好去聲而求死士而求勇力敢死之士殆有私乎殆庶幾也庶幾有復讎之私謀復言言必復行非信也非信之正也期死自期必死非勇也非勇之正也子必悔之子謂子西必悔恨之弗從子西不從葉公之言召之召勝使處吳竟使勝居吳之竟上為白公白楚邑楚邑宰皆僭稱公請伐鄭白公請勝伐鄭欲為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苟不如此吾不忘也言我不忘伐鄭他日又請他日白公勝又請伐鄭許之子西許為伐鄭未起師楚師未起晉人伐鄭晉以不能救鄭伐鄭楚救之楚以兵救鄭與之盟楚與鄭人為盟勝怒自公見楚與鄭和而怒曰鄭人在此此子鄭人讎不遠矣言我欲復讎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勝自厲劍自公自磨厲其劍子期之子平見之子期即公子結曰問勝曰王孫何其子平見厲劍曰王孫謂勝何自厲也故自厲劍曰勝答勝以直聞言我以直聞於諸侯不告女若有問而不告女○女音汝庸為直乎用得為質直乎將以殺爾父我殺汝父平以告子西平以勝之言告於子西子西曰勝如卵言如鳥之卵○卵來管反余翼而長之我如鳥覆翼而長育之○長張上聲楚國第且楚國用士之次第我死我若死令尹司馬楚國令尹司馬之官非勝而誰非勝其誰當之勝聞之勝聞其言曰令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狂易妄言得

孫鑛此事三奇直云可子西不信奇勝又楊言奇

增補合注自公以子西不憂死而憂

我之官故謂其爲狂而言令尹若殺其死其官豈他人敢爲而非我耶設令尹得良死我乃不復爲人誓必殺之也

死言我必殺之若行自死乃非我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子西不知悛改戒懼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黨曰王與二卿士言惠王與子西子期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皆用五百人當而敵之則可矣則可以濟事矣乞曰石乞不可得也言五百人不可得曰白公曰市南有能宜僚者有能宜僚勇士也居於市之南若得之若得能宜僚以從可以當五百人矣可以當五百人之用乃從白公而見之石乞乃從白公勝而見宜僚與之言宜僚與白公言說相喜悅說音悅○告之故白公以欲殺子西告說辭宜僚辭不肯從承之以劍自公拔劍以指其喉不動宜僚顏色不動勝曰即自公不爲利誘不爲利欲而誘說○利去聲下同不爲威惕不爲威勢而惕懼不洩人言不漏洩他人之言語以求媚者以求媚愛於權貴者去之遂棄之而去吳人伐慎吳人伐楚之慎

人用其識度高專邑蓋輩下等然石乞與中乃有宜僚自而獻之欲公又能信其不洩因以作亂許之楚人從其請遂作亂自公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自公殺令尹司馬子西朝楚朝而刼惠王刼惠王以自固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言我昔以勇力服事楚君不可以弗終不可不終於所事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抉豫章大木抉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抉音越石乞曰焚庫焚府庫以息覬覦弑王弑惠王以絕觀望不然苟不如此不濟不能成事自公曰不可不可弑王若弑惠王不祥受不善之名焚庫若焚府庫無聚無積聚之實將何以守矣將何以守其國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奄有楚國治其民以敬事神敬事鬼神可以得祥可得祥善之助且有聚矣且有積聚

爲斯言啟之謝文淹方城之外皆曰此公在方城外便見楚之弄不實之

何患何所患害弗從白公不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葉公居焉方城之外皆勸葉公可以入矣可以入楚討白公矣子高曰

即葉公子高吾聞之以我所聞以險徼幸者險猶惡也行險惡以圖僥倖○徼音

其求無饜所求無饜則人不安○饜去聲偏重必離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

其熟而討之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

殺賢知其可討自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自公欲立之子

閭不可不肯爲王遂刼以兵遂以兵刼子閭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王孫謂白公若安靖楚國之社稷臣正王室臣正王室之紀綱而後庇

焉而後庇覆以及於我啓之願也啓子閭名此我之願望也敢不聽從敢不

是從若將專利若欲專其利以傾王室以傾危楚之王室不顧楚

馬休之等遂中道背去此皆要識得時務透不拘常格常理乃可濟事經世鈔遂殺之可哀何不權立而圖之以復王

陳廣野胡不冑與胡冑其言異愛葉公之心一也然冑則無所別於齊民不冑者良是葉公之能得民心如此

穆文熙胡不冑胡冑二段想見當時愛葉葉公之情無往不宜而知白公之難不足乎矣

國不顧念楚國之社稷有死不能有死而已不能從也遂殺之遂殺子閭而以

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自公以惠王往高府石乞尹門爲高府門尹圉公

陽宄官負王圉公陽楚大夫宄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以惠王逃於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葉公子高亦至楚及北

門及楚北門或遇之或人遇葉公子高曰君胡不冑君謂葉公何不戴冑而進

國人望君國人望葉公之來如望慈父母焉譬如赤子之望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萬一盜賊之矢傷害頭目是絕民望也是斬絕斯民之望也

若之何不冑如何不戴冑而後進乃冑而進葉公從其言乃戴冑而進又遇

一人又遇一人於道曰君胡冑君謂葉公如何戴冑而進國人望君見上如

望歲焉歲年穀也譬如望年穀之成熟日日以幾月日冀望君來○幾音冀若見

同上葉公剪除惡尊不勞餘力又以二事任二氏之子而退老於葉高風令節千載可仰不知當時何以輕於聖門而仲由不以孔子對也

絕世鉞乃免冑而進此段讀之可歌可泣謝文海曰前一人愛之已極後一人愛而有深識葉公身分便從二人口中表出盛德之人聲望素重到國變時便受如此效驗此大臣平日不可不立望也

孫鑕乃冑乃免冑

君面若見葉公之面是得艾也是得艾安○艾音乂民知不死民知脫於死亡其亦夫有奮心其亦皆有奮發討賊之心○夫音扶猶將旌君猶將旌表葉公以徇於國以徇告楚國之人也而又掩面而又戴冑以自掩蔽其面以絕民望以絕國人之望不亦甚乎不亦已甚矣乎乃免冑而進葉公從其言乃免冑而進傳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箴尹楚官固箴尹名帥其屬帥其私屬將與自公欲與自公合黨子高曰葉公之曰微二子者若無子西子期二子者楚不國矣楚不復有國矣蓋定四年柏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棄德從賊棄二子存楚之德從自公禍楚之賊其可保乎其可保終如殆乎乃從葉公箴尹固感其言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使箴尹固與國人共攻白公○與一本作興白公奔山而縊白公奔往山中自縊而死其徒微之微匿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

此論比前更深至更婉曲有態真神品然非得前論相映發亦何以見其神絕

徐九二子高於自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有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

生拘石乞石乞自公黨生拘囚之而問白公之死焉問白公死何所尸何在對曰石乞答余知其死所言我知白公死之處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使我勿敢言○長張上曰謂石乞曰不言將烹下不言白公之死將烹汝乞曰此事白公簒國之事克則爲卿若事成則我當以功爲卿不克則烹若事不成則當以罪受烹固其所也此乃理之所當然也何害烹我何害乃烹石乞終不肯言遂烹之王孫燕奔頵黃氏燕白公勝弟頵黃吳也○燕烏賢烏練二反頵音夔沈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即葉公子高兼領令尹司馬二事國寧楚國安寧乃使寧爲令尹寧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沈諸梁致仕事終老於葉傳終言之○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嬖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大叔遺不與酒與卜人比

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非仁雖能宗而未暇由禮欤

謝文海使余勿言稱曰公爲長者寧死不言其所想見當日結士之槩同上老於葉兼二事見葉公之才終讓子見葉公之德風采如此真可畏可愛以此人而問孔子似可深語不知子路何故拒之

穆文熙夢卜中人最爲易人自非至明鮮有能察之者

孫鑛詩哉是曰允而心不允

左傳詩林卷六十八

婦人與卜人比合而告公婦人音鼻○比音鼻告衛莊公曰君有大臣君謂莊公有執政大臣在西南隅大叔遺所居在西南隅弗去君不除去○去上聲懼害恐爲國害乃逐大叔遺衛侯信其言逐大叔僖子遺奔晉僖子奔晉○衛侯謂渾良夫衛莊公嬖夫渾良夫曰吾繼先君我繼承先君之宗廟而不得其器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若之何何策以得之良夫代執火者而言良夫曰疾與亡君疾大子疾也亡君出公輒也皆君之子也

言二人皆莊公所生之子召之召輒而擇材焉擇其有材者立之可也其亦可也若不林輒若不林則廢其身器可得也所將寶器皆可得也豎告大子小豎聞其言以告大子疾大子疾使五人輿戴牡豭從己大子疾使五人輿戴牡豭從己將以盟求必立己○強上聲且請殺良夫怨良夫欲以易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強上聲且請殺良夫欲以易公殺之大子請公曰其盟免三死言良夫有盟三死無與也曰大子疾曰請三之後請三死之後有罪殺之若遇有罪則請殺之公曰諾哉然其請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八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九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哀公五

傳十七年癸亥春衛侯爲虎幄於蒲圃衛莊公於蒲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虎幄初成求令名者欲求衛國之有美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始食以喜其成甲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衰甸兩牡衰甸二轅卿車兩牡馬也○乘去聲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至虎幄祖裘食而熟故偏祖不敬也不釋劍而食帶劍而食亦不敬大子疾使下人牽良夫以退數之以三罪數良夫紫衣祖裘帶劍爲三罪而殺之殺渾良夫○三月越子伐吳句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夫差即笠澤之地以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傳十七年合祖謝良夫雖無令名而君臣上下之間見之已如玄刺在背矣當藉圃之請即不能辭姑遠竄他國可也廼其勇騎佩服飲食之際並驕奢罔憚無人臣之禮寧非自速其死哉穆文熙莊公之殺良夫待其三罪則亦太晚能無見噬

於公子朝乎

孫鑊兵法可玩亦有節法

禦之夾水而陳夾笠澤之水而陳師○陳音陣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句音勾卒尊入使夜使句卒乘夜或左或右或從左偏或從右偏鼓譟而進鳴鼓羣譟而進師吳師分以御之吳分師以禦左右句卒○御音禦越子以三軍潛涉句踐親帥三軍潛涉笠澤之水當吳中軍而鼓之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以攻吳中軍吳師大亂吳不能支遂大亂遂敗之敗吳師○晉趙鞅使告于衛趙簡子使人告衛莊公曰君之在晉也昔莊公之在晉志父爲主志父趙鞅名言我實主莊公○父音甫請君若太子來請莊公來朝或使太子來朝以免志父以免我於難不然若其不來寡君其曰晉君其將曰志父之爲也謂已爲使衛侯不來衛侯辭以難衛莊公以禍難爲辭○難去聲太子又使椓之太子疾又使椓

椓音角反古與詠通韻書詠許處也責也

莊公欲速得其○椓音琢○夏六月趙鞅圍衛怒衛不來故圍其國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觀國書之子陳瓘陳恒兄○觀瓘並音貫得晉人之致師晉使人致齊師因而得之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即陳瓘使致師者釋囚服服其本服召而與相見曰國子實執齊柄國子爲師故言實執齊柄而命瓘言已受先帥之命曰無辟晉師無見晉師而避之○辟音避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焉子不須來致師自當往戰簡子曰趙鞅我卜伐衛言我上出師爲伐衛未卜出師也與齊戰而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故還師○楚白公之亂在前年陳人恃其聚而侵楚陳人恃其積聚而侵於楚國楚既寧楚國既安寧將取陳麥將取陳麥以報其怨答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楚惠王問可使伐陳之帥於子穀二子○大音泰葉音攝下同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二人皆是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相去聲其可使也今可復使以伐於陳國子高曰即葉公諸梁率賤帥賤言非卿○率音帥下同民慢之民得而慢易之懼不用命焉懼以命令不行致敗子穀曰觀丁父楚武王時人都俘也伐都而獲之也○都音若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以為三軍帥是以克州蓼二小國服隨唐亦二小國大啓群蠻大開羣蠻土地以長楚國彭仲爽楚文王時人申俘也克申而獲之也文王以為令尹楚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服陳蔡而使朝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畛之忍反文真唯其任也唯論其才能當其任何賤之有豈以其官貴賤為拘乎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本又作滔令尹有憾於陳令尹子西代與陳魏禮有憾於陳援亦未必是此事

王元美所云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至是而驗使貞子弔吳故與其必與子西之子以為功君盍舍焉君謂惠王何不舍右領臣與左史○舍音捨又赦懼右領與左史臣恐此二人者有二俘之賤二俘謂觀丁父彭仲爽如其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無觀丁父彭仲爽之令德王卜之惠王以龜卜其吉凶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得吉兆使帥師取陳麥使公孫朝取陳麥陳人御之陳御楚師敗陳敗師遂圍陳遂乘勝圍陳國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也沈尹朱曰吉龜兆告吉過於其志但過於其志之所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言子良既為王子又相楚國○相去聲過將何求過將相將為王也他日及他日改卜子

孫鐵碎敘盡有生色而色態尚未濃

國子國子西之子寧也而使爲令尹使寧爲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衛莊公在北宮得夢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夢見人登之○觀貫被髮北面而譟夢中見登觀之人散髮面向北而譟曰其辭曰登此昆吾之虛謂衛國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

王元美良夫之爲厲事或有之然春秋中死而寃者未有不夢即申主之者亦然何其響應若是哉卞來史氏多誣而左氏則尤甚

請使衛侯有國余爲渾良夫我渾良夫也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公親筮之莊公得夢親揲蓍以筮之胥彌赦占之胥彌赦衛大夫占其吉凶曰不害言所夢不害於事與之邑衛侯喜以邑賞胥彌賓之置其邑不受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衛莊公止一卜之夢之吉凶其繇曰卜之繇辭曰○繇音遥如魚窺尾窺赤色魚勞則尾赤○窺音頰衡流而方羊裔焉衡橫也裔水邊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困于水邊言衛侯將若此○衡音橫又如字方音旁大國滅之將爲大國所滅將亡將至滅亡闔門塞竇闔閉其門塞其竇穴乃自後踰乃自後踰越而過此皆繇辭

同上繇辭若親見其裁裁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復浮去入其郛入衛之郛將入城將入衛城簡子曰止趙簡子自止其衆令無入城叔向有言舉叔向之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衛人逐出莊公莊公刪聵而與晉平與晉爲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般師衛襄公之孫晉立之以君衛○般音班下同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莊公入○鄄狷般師出辟刪也初公登城以望先時衛莊公嘗登城遠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問何地以告從者以戎州告公曰莊公曰我我之爲國姬姓也諸姬子孫也何戎之有焉何故有此戎狄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

穆文熙莊公翦戎聵州髡欠髮諸惡其常而又不事强晉輕逐世卿何得不滅亡乎

逐石圃（石圃衛卿莊公欲逐之）未及（未及逐圃）而難作（先及於難○難去聲）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石圃與匠氏作亂攻莊公）公闔門而請（莊公閉門請免）弗許（石圃不許）踰于北方（自北方踰越而走終如卜言乃自後踰）而隊（莊公墜地○隊音墜）折股（傷折其股）戎州人攻之（攻莊公）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也從公而走）戎州人殺之（殺太子疾公子青）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莊公入其家○己音紀又祀下同）初公自城上（先時莊公自城上遠望）見己氏之妻髮美（嘗見己氏之妻頭髮甚美）使髡之（使人髡剃其髮）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髢音第）既入焉（莊公既入己氏）而示之璧（以璧王示己氏）曰活我（使己氏存活己命）吾與女璧（我以璧玉與汝○汝下同）己氏曰殺女（言我君殺汝）璧其焉往（璧玉猶在吾家其將安往○焉音烟）遂殺之（殺莊公）而取其璧（取其璧玉）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衛人召公孫般師而立之為君）十二月齊人伐衛（齊以師討衛）衛人請平（請平于齊）立公子起（齊立衛靈公子起以君衛）執般師以歸（般師乃晉所立故執以歸）舍諸潞（舍般師于齊之潞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驁也蒙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相禮○相去聲）齊侯誓首（齊平公以首至地盡禮）公拜（哀公拜之不稽首）齊人怒（怒公不答稽首）武伯曰非天子（言稽首者事天子之禮自非天子）寡君無所誓首（魯君不敢事以稽首之禮）武伯問於高柴（孟武伯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言諸侯為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即高柴答）鄫衍之役（在七年）吳公子姑曹（姑曹實執牛耳）發陽之役（即會鄫在十二年）衛石魋（魋石曼姑之子實執牛耳）武伯

鍾伯敬武伯能執禮抗齊似不在子羔之下

曰然則棄也（棄孟武伯名鄖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麇音君）有友曰田丙（田丙麇之友也）而奪其兄鄖般邑以與之（奪鄖般邑以與田丙○鄖音攙）鄖般愠而行（鄖般失邑愠怒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在下邑不與聽亂故在鄖般以失邑告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子儀克往宋訴皇麇於夫人）曰麇將納桓氏（言皇麇將納桓魋之族）公問於子仲（子仲皇瑗）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杞姒子仲妻也先時子仲欲立妻所生子爲嫡子）麇曰（皇麇止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言伯乃良材也）子仲怒（皇野怒麇不順己）弗從（卒立非我爲嫡）故對（故皇野對景公）曰右師則老矣（右師謂皇瑗則年老不能爲亂）不識麇也（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執其子故瑗懼禍出奔）召之（景公召瑗令還）

傳十八年（甲子）春宋殺皇瑗（瑗還而殺之）公聞其情（景公徐聞其情實）復皇氏之族（復皇氏之族黨）使皇緩爲右師（皇瑗從子傳言景公無常）

○巴人伐楚（巴近楚小國以師伐楚）圍鄾（鄾楚邑○鄾音憂下同）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觀瞻曰（瞻楚開卜大夫觀然之後）如志（言得吉兆如其志）故命之（命子國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及巴人之師至）將卜帥（將卜元帥以御巴師）王曰（楚惠王）寧（寧子國名卜如其志）何卜焉（又何再卜之有）使帥師而行（使子國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子國）吳由于（寢尹）遠固（工尹）敗巴師

傳十七年

彭家屏越卧薪嘗膽吳極慾窮奢越設推賢任能吳戮忠備從佞越視民如子吳視民如仇越養

于鄾敗巴人圍鄾之師故封子國於析以析邑封子國君子曰惠王知志言楚惠王知用其意夏書曰舉虞書大禹謨官占唯能蔽志宮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命于元龜昆後也後命大龜以卜其是之謂乎其楚惠王之謂乎志曰志書也聖人不煩卜筮聖人不疑故不卜也惠王其有焉楚惠王其有是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前年齊立公子起起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出公復歸于衛逐石圃以圃逐兩君故逐之而復石圃與大叔遺二子皆蒯聵所逐

傳十九年乙丑春越人侵楚越人以師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追越人侵楚之師至冥越地不及越師行遠不及乃還楚師乃歸○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二

劍待時吳驕武自困吳之亡微決矣然吳棲勾踐于會稽而吳詐越成越棲未差于姑蘇越不許吳成卒絕人宗祀覆人社稷勾踐忍甚矣宜其共事之臣不保其終也夫

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三種之夷及楚盟于東夷之敖地○冬叔青如京師魯叔青叔還子如京師敬王崩敬王崩故也按左氏敬王崩左此年○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當在哀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傳二十年丙寅春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徵會於魯夏會于廩丘會齊于廩丘為鄭故為十五年晉伐鄭故○為去聲謀伐晉謀報伐晉鄭人辭諸侯不敢伐晉秋師還諸侯乃還終叔向言晉公室事○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驟數也數進諫於吳子曰不改不改脩德必亡必至滅亡弗聽

傳二十年

王元美按吳越春秋慶忌爲要離所殺蓋智小而圖大固宜其取禍也穆文熙事不量力禍且隨之慶忌可鑒其不忠者必大宰嚭也

魏禧少年之士有至性而無作畧到死可傷然吳王之塚湮沒無存而慶忌之墓巍然至今峙於西湖之上其在十亦忠而橫殺之報耶人呼爲慶忌塔

吳子不從出居于艾吳邑慶忌出居艾五蓋反遂適楚遂往楚國聞越○艾五蓋反將伐吳慶忌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慶忌請歸吳以平越難遂歸歸吳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慶忌欲除去不忠於吳者以解說於越甲○說音悅如字

吳人殺之吳殺慶忌傳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越圍吳國趙孟降於喪食趙孟即襄子簡子之喪飲食又降於居喪楚隆曰襄子家臣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三年親暱之極也此親愛之極者也主又降之主謂襄子又降於喪食無乃有故乎豈其有他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謂簡子與吳王有盟誓之質信○質如字曰好惡同之謂吳晉二國當同其好惡今越圍吳今越舉兵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承襄子自謂不敢廢先王舊業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

湯睢菴趙子蓋急吳晉相距其遠非晉力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我是以爲降於喪食楚隆曰若知吳之將亡乃天之所廢也何用隆食爲

使吳王知之若使吳王知襄子憂恤之意若何可不何知趙孟曰可乎言其可也隆曰即楚隆請嘗之我請往嘗試之乃往楚隆乃將命而往先造于越軍楚隆先至越軍○造七報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言吳人于犯離間上國亦已多矣○間去聲聞君親討焉聞越君親舉兵討治其罪諸夏之人中國之諸侯莫不欣喜莫不喜悅越之所爲唯恐君志之不從惟恐越君志意之不遂請入視之請入吳而視其動息詐之越人詐之告于吳王楚隆致命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大夫稱老無恤襄子名也使陪臣隆楚隆襄子家臣故稱陪臣敢展謝其不共敢展陳稱謝其不共之罪○共音恭於吳爲陪臣黃池之役在十三年君之先臣志父即趙簡子○父上得承齊盟得承

官福盡吳之於越其强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强而卒亾越以弱而卒興善乎范蠡有云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爲而人益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耳

奉吳王齊一之盟曰好惡同之言吳晉二國同其好惡今君在難今吳王有越人之難○難去聲無恤不敢憚勞襄子自言不敢畏憚其勤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非晉國之力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使我陪臣陳布此意王拜誓首吳王下拜誓首至地曰寡人不佞自言不才不能事越不能服事越君以爲大夫憂以爲趙襄子之憂拜命之辱拜謝襄子寵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也以一小笥珠與楚隆○簞音丹使問趙孟問遺也使楚隆以珠遺趙曰句踐將生憂寡人言句踐將使我生受其憂患寡人死之不得矣我雖欲爲之死不可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吳王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及笑吾將有問也我將有問於子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史黯即晉大史蔡墨也昭三十二年史黯云不及四十年越必有吳吳王感其言故問其人對曰楚隆答

汪道昆生憂謂不待其死而生之憂也史黯則有四十宜其爲君子也

黯也黯之爲人進不見惡所行則行退無謗言所止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 丁卯 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顧齊地齊人責聲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魯人之皐緩因歌之因歌曰魯人之皐皐緩也言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數年不覺○覺音角又古孝反使我高蹈高蹈猶遠行也使我遠行來爲此會唯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遠來爲會是行也顧之役公先至于陽穀魯公先期至于陽穀○先去聲齊問丘息曰息問丘明之後君辱舉玉趾言魯君辱親舉足以在寡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

傳二十二年
鍾伯敬國語云越之入吳吳王懼使人行成句踐曰昔吳人所囚十年奔齊曰吳爲無道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也立子也越人歸之越人歸之越人歸邾隱公於邾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夫差將死使以告於子胥墓曰使死者無知則亦已矣若其有知也將何面目以見員也哉遂自殺

寡君齊之羣臣將傳車急遽以告齊君○傳音轉比其復也比其往復之久○比音庇君無乃勤魯君無乃勤勞爲僕人之末次爲魯君僕從之人末有次舍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請爲魯君除治館舍於此辭魯公辭不受曰敢勤僕人不敢勤勞齊之僕人爲魯除館之

傳二十二年戊辰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邾隱公八年爲曰吳爲無道言吳以無道行於諸侯執父立子執隱公父越人歸之越人歸邾大子革奔越邾大子革隱公於邾出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越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請使夫差居此○甬音勇辭吳王辭曰孤老矣言孤已年老焉能事君安能小心以事君○焉音烟乃縊夫差自縊而死

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己巳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曹氏也季桓子之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冉有季氏家臣使弔夫人之喪且送葬且送夫人之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言魯國有社稷祭祀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季康名競遽也言季康子有職助祭故勿遽○與預是以不得助執紼送葬者必執紼言不得親助執紼之役○紼音弗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使求從衆人之後曰又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焉有不腆厚先人所產之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進諸夫人之宰不敢斥尊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恐可以舉旌繁之用傳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音盤○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

知伯襄子也高無丕帥師御之禦晉師知伯卽荀瑤○知音智馬駭馬驚而逸遂驅之知伯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言齊師識知襄子之旗其謂余畏而反也恐其謂我畏敵而卻退也及壘而還及齊之軍壘而後歸將戰將與齊師戰長武子請卜長武子晉大夫請卜其吉凶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言晉君請命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以國之守龜卜吉凶於宗祧○守音狩吉矣兆已告吉吾又何卜焉我又何爲再卜且齊人取我英丘齊嘗取晉英丘之地君命瑤晉君命我出師非敢耀武也非敢震耀威武于齊治英丘也治齊取我英丘也以辭伐罪奉英丘之辭伐齊人之罪足矣如是足矣何必卜何以卜爲壬辰戰于犂丘齊晉戰于犂丘之地齊師敗績敗齊師知伯親貪顏庚顏庚卽齊大夫顏涿聚○

傳二十四年顧九疇萊章取邑而知足視當世之暴道其君逞兵無厭者有徑庭矣

秋八月叔青如越魯使叔青聘于越始使越也始奉使于越也○使去聲越諸鞅來聘越使諸鞅聘于魯報叔青也報叔青之聘也

傳二十四年庚午夏四月晉侯將伐齊晉侯將親伐齊使來乞師使人來魯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乞魯師伐齊要求福祿於周公○徼音澆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賓如之子臧石帥師會之臧石帥魯師伐齊取廩丘齊邑軍吏念繕將進晉之軍令繕治戰備將進攻之萊章曰齊大夫君卑晉君卑小政暴晉政虐往歲克敵會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天之奉晉亦已多矣又焉能進又安能進師而攻我○焉烏是徵言也徵過也是過謬不信之言

也○覆卒去又于例反役將班矣言晉之役已將班還晉師乃還果如其章之言

餘臧石牛晉以生牛餘魯臧石大史謝之使晉大史致謝臧石曰以寡君

之在行以晉君在軍行牢禮不度饋牢之禮不由法度敢展謝之敢陳謝之

傳終臧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邾隱公又以無道行於其國越人執之

執邾隱公以歸于越傳終子貢之言而立公子何何大子平弟何亦無

道何既立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其母有嬖寵將以為夫

人哀公將立其母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釁夏名使獻立夫人

之禮對曰釁夏答無之無此禮公怒哀公作怒曰女為宗司言汝為宗

人司主○女音汝立夫人君昏之禮國之大禮也此國家之大典禮也何故

無之何故以為無此禮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二公娶薛之女孝

公祖謀季孫權臣也宰嚭貪臣也故太子適郢之情至不售然使哀公能審其謀斷其事豈至於季孫因嚭而納賄以止哉吾以是又不為季孫宰嚭罪

穆文熙大宰嚭此時在越猶為季孫納賂則越為無刑矣

惠娶於商二公並娶宋女稱商避定公諱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莊公

以下皆娶齊之女此禮也則有若娶列國之女則有此禮若以妾為夫人

若欲立妾以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則宗人所司固無此禮公卒立之哀公

終立荊母以為夫人而以荊為太子而以公子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魯國

人始惡哀公所為○惡去聲○閏月公如越哀公朝于越得太子適郢

適郢越王太子名將妻公越太子將以女妻魯哀公○妻去聲而多與

與公相得和悅之地多以地與哀公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公孫有山以其事告季孫季

孫懼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賄焉嚭故吳臣季孫因之

以納賂乃止乃止不妻公於越而與以地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九

左傳評林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十

明 吳興 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哀公六

傳二十五年 辛未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出公輒也）衛侯爲靈臺于藉圃（出公輒於藉田之圃爲靈臺）與諸大夫飲酒焉（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聲子即褚師比著韈而登酒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出公以共不敬而怒）辭（聲子辭謝）曰臣有疾（言足有創疾）異於人（與常人不同）若見之（君若見此足創）君將殺之（殺嘔吐也言君必將嘔吐○殺音蔡）是以不敢（不敢解韈）公愈怒（出公愈怒）大夫辭之（諸大夫其辭謝公）不可（公怒不可解）褚師出（褚師即聲子出以避公）公戟其手（出公抵手屈肘如戟）

左傳評林卷之七十 一

左傳句讀

左傳評林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十

明 吳興 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傳二十五年 孫鑛亦是提綱敘法然此傳無經提綱頗似經○孔疏服虔云此干但有適城鉏以釣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 同上敘事細錄有致 按注抵當也猶家書抵萬金抵形容公之屈肘

孫鑛攢諸事或詳或略風致不乏而筆力驅遣如意但見其淨而映

李笠翁酒於酒淫於色鶉於工役狎之弟夏戊之子

形曰必斷而足而汝也言必斷汝足○斷音短聞之褚師聲子聞公言褚師與司寇亥乘褚師比與司寇亥共載○乘去聲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公之入也在十八年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也出公奪其邑而奪司寇亥政奪司寇亥政不使與政事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出公有愆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即夏戊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即彌子賜之彌子飲公酒彭封彌子與出公飲酒○飲去聲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賜夏戊之女有嬖納於出公嬖寵以為夫人出公立以為夫人其弟期期女之弟夏戊之子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從去聲又如字少畜於公期少畜於公宮○少去聲以為司徒為衛司徒夫人寵衰

穆文熙此總見人心皆變出公所以致奔父子如出二轍可恨也

夏戊之女為夫人寵衰期得罪期亦得罪於公公使三匠久公使匠久不得休息公使匠久夫人寵衰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既恥辱拳彌又近信拳彌故褚師比韈登席者公孫彌牟即南氏喪邑者公文要即公文懿子失車者○要平聲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得罪者因三匠以役者與拳彌優狡盟者以作亂作亂者皆執利兵亂者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斧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大子疾制璥大子也時疾已死故宮尚存譟以攻公羣譟以攻出公鄭子士請禦之鄭子士大夫○鄭音絹彌援其手拳彌援子士之手曰子則勇矣子謂子士則誠勇矣將若君何將如君何言不能救不見先君乎不見先君璥之事乎亂不逮奔逮為戎州所殺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何所

附見拳彌詐如不黨於褚師比等數人者故其言如此

孫鑛三將適作波亦有色態

不快其欲且君嘗在外矣且出公亦嘗出奔在外矣豈必不反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故言豈必不反其國當今不可當今不可與爭衆怒難犯衆之方怒必不犯休而易間也衆怒休息而後易間○間去聲乃出乃出奔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言晉人無誠信不可不可即晉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曰齊晉爭我齊晉二國將爭得我不可不可即齊晉之爭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將適泠泠近魯邑○泠音伶彌曰魯不足與言魯弱國不足與也請適城鉏城鉏近宋南近越以鉤越宋轉相鉤牽越有君越句踐方強故言有君乃適城鉏出公信之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言衛君以賓自隨將致衛盜不可知請速請速行自我始已為先發乃載寶以歸詐為出公載寶先行遂載以歸以歸衛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出公以卒為支離之陳○卒尊入因祝史隨將致衛盜請速行自我始陽為防盜先行其實欲離公衆為脫身之計而載寶以歸衛蓋彌數效忠寶必彌車載之書注未明附見今不逐祝史揮恐終將為輒先有入導焉若逐之適輒之所在南方城鉏之地遂將往越請師也

王元美出南門請越師皆揮未然之事而懿子道料之如此蓋揮生平不奔素為懿子所窺故也

揮以侵衛揮衛祝史出公因之以侵衛衛人病之衛人為其所病懿子知之公文要知揮為內間見子之子之即公孫彌牟子之也懿子見之請逐揮請逐祝史揮文子曰即彌牟子之也無罪言揮無罪可逐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彼謂祝史揮專利不厭而多妄行不法○好去聲夫見君之入也夫謂揮若見君將先道焉必先道而助之若逐之若逐祝史揮必出於南門揮必道南門而出奔而適君所而往君在之所蓋雖知揮為君間未審故私共詐之夫越之地遂將往越請師也如越請師揮在如越請師新得諸侯越新霸中國得諸諸侯將必請師焉將必為出公如越請師朝揮在衛之公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其寵為信弗內衛人不內○內如字又音納五月出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出公遂寵用揮使如越請師使揮請師代衛求入○六月公至自

王荆石二子當君側而出惡言視君不啻土苴矣哀公宜隱忍待時而動廼爲得耳何遽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卒使二子生心而上下之交如矛戟然此不明於居尊馭下之道者也

穆文熙武伯似肥數食惡重季孫止之公以食言譏之君臣之間豈宜有此固知不終矣鍾伯敬滑稽語然簡至非三代人不能

傳三十六年

傳二十六年 壬申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二子越大夫宋樂茷宋司城子潞茷音吠納衛侯納出公輒文子欲納之文子即彌牟欲納出公懿子曰公文要君愎而虐言衛君愎狠而暴虐少待之若少待之必毒於民欲貽下毒於吾民乃睦於子矣民畏君虐乃親睦於子矣師侵外州越納輒之師侵衛外州大獲大有俘獲出禦之衛出禦寇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定子褚師比之父也掘其父墓暴虐之甚焚之于平莊之上平莊陵名焚其尸也此尤慘酷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王孫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彌牟使之私問於越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子謂皐如將大滅衛國乎抑納君而已乎抑納衛君而遂止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言越王出師之命令亦本無他納衛君而

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二子迎公于魯南鄙五梧之地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見季孟二子曰郭重惡言多矣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君請盡之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公與二子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武伯些毀郭重之貌○惡去聲曰何肥也言其何如此之肥季孫曰季康子請飲彘也請使武伯飲罰魯○飲去聲以魯國之密邇仇讎以魯國密近仇讎之國臣是以不獲從君臣是以居守不得從君○從去聲如字克免於大行既得免下從遠行之役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言是人自消食其言語多矣以激三桓之怨不肥能無肥乎安得而不肥飲酒不樂言語相猜故飲酒失歡○樂音洛公與大夫始有惡自此公與三桓始有怨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本

汪道昆輒辱夫人殺太子愈覺憤亂所以終至於死

已欲納衛君於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彌牟致衛之衆而問之曰君以蠻夷伐國言出公以越師伐國國幾亡矣衛國幾近危亡之禍○幾音祈又機請納之請納出公衆曰勿納衆怨出公暴虐故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文子自言若我出亡而有補於衛國請自北門出請自衛北門以出奔衆曰勿出衆方親睦於文子故使勿出重賂越人以重賂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陴毗支反公不敢入出公恐懼故不敢入師還越師歸立悼公悼公荆瞶庶弟公子黠也立以君衛南氏相之南氏即公孫彌牟為之相以城鉏與越人以城鉏之地賂越人公曰出公期則為此言逐君之事司徒期為之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勑宮女令報怒困苦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聘越公攻而奪之幣出公攻司徒期奪其所聘之幣期告王司徒期告於越王王命取之越王命期取之期以衆取之司徒期以衆奪出公而取其幣公怒出公怒殺期之甥為大子者怒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傳○宋景公無子無親生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也蓋景公取周之二子得與啓畜於公宮畜養二子於公宮未有立焉二子未有所立於是皇緩為右師為宋右師之官皇非我為大司馬為宋大司馬之官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為宋大司徒之官靈不緩為左師不緩乃靈圉龜之子為宋司城之官樂茷為司城茷樂溷之右師大司馬司徒左師司城大司寇三族樂靈皇二族降聽政降心和同以聽宋國之政

經世鉏殺期之甥遷怒妻子為虐已甚

按終言之十二年公孫彌牟之言也

魏禧按宋仁宗高宗之謀本此王心美取二子於宮而生前不能早立死未及老而諸臣之有齊有以也孫鑛氣平亦詳審略未覈

魏禮六卿而不能自達乃須因大尹以達壅蔽之奸宜矣

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大尹常不告於君而以其欲而以其欲之所欲稱君命以令自稱君命號令於外國人惡之宋國之人皆惡大尹○惡去聲司城欲去大尹樂茷欲逐大尹去之左師曰靈不緩縱之縱其所為使盈其罪使大尹盈滿其罪惡重而無基勢重而無德以為之基能無敝乎必自敝壞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景公游觀其地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景公死焉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于如沃宮奉景公之尸自空桐取道入如宋都之沃宮沃宮內宮名使召六子使人召六卿曰聞下有師言下國將旅君請六卿請六卿共畫計策六子至六卿既至以甲劫之以空澤之甲劫六卿曰君有疾病言宋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請六卿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乃盟六卿于少寢之庭○少去聲曰載書曰無為公室不利無害宋之公室大尹立啓大尹乃立得之弟啓奉喪殯于大宮奉景公之喪殯于大廟○大音泰三日既殯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國人始知景公之死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樂茷使人宣言于宋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言大尹平時惑亂蠱壞其君而專其利而專擅其利寵利今君無疾而死今景公未嘗有病而死又匿之既死又隱匿不發其喪是無他矣此無他事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犯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得夢見昭公景公所畜公孫周之子也夢其弟啓北首去聲死象也宋東門曰盧門寢在宋東門之外失國象也○首去聲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得又自夢身化為烏而集於啓之上咮加於南門咮烏喙也加於宋南城門○咮音晝尾加於桐門尾烏尾也尾加於宋北門

楊升菴太尹但知以盟固人而不知未幾而身且不能安其國何盟之可恃也

北門曰桐門曰得自言曰余夢美言我夢甚美必立將必得立太尹謀太尹乃自謀曰我不在盟言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在盟無乃逐我六卿無乃逐我復盟之乎復與六卿爲盟而後可○復浮去使祝爲載書大尹使大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將盟之太尹將復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也以太尹所爲載書告大司馬皇非我因子潞子潞即樂茷門尹得即樂得左師謀與靈不緩共謀曰民與我言宋國之民與我親睦逐之乎何不逐太尹皆歸授甲六卿皆歸授甲共衆使徇于國乃使人徇告于國中曰大尹惑蠱其君言太尹平時惑亂蠱壞其君之心志以陵虐公室以欺陵暴虐宋之公室與我者衆若與我共攻大尹救君者也是救其君於患難也衆曰與之衆與六卿大尹徇大尹亦使人徇告於國中曰戴氏皇氏戴氏即樂氏將不利公室將爲宋公室之害與我者衆若與我共攻戴氏無憂不富勿以富貴爲憂言當富貴之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別邊入聲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六卿欲先伐啓樂得曰不可言不可伐公彼以陵公有罪彼謂大尹固以陵公有罪我伐公我若伐公則甚焉其罪又甚於大尹使國人施國人施大尹奉啓以奔楚大尹乃奉所立之啓以出奔楚乃立得乃立得是爲宋昭公司城爲上卿司城樂茷爲宋上卿盟曰共六爲盟曰三族共政皇靈樂二族共執宋國之政無相害也無得相害疾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出公輒自所居城鉏之地使人以弓問遺子貢且曰且問曰吾其入乎言我其得入國乎子贛稽首受弓子貢稽首盡禮受所遺弓對曰子貢答臣不識也言臣魏禧與我者無憂不富此辭便不順孫鑣此無別似謂各執一見難令別執當從耳杜註惡其號令與君無別

同上。微禍事易見事上頭語

不識其所由入私於使者私語於衛使者○吏去聲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孫音遜下同寧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宛濮盟在僖二十八年○孫如字而君入故衛成公復歸于國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夷儀盟在襄二十六年而君入故衛獻公復歸于國今君今出公輒再在孫矣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內而兄弟則不聞有獻公推輓之義外不聞成之卿外而諸臣則不聞有成公盡忠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賜子貢名言我不知君所由以得入詩曰杜註云周頌無競惟人言國無強競惟在得人四方其順之苟得賢人則四方皆順從之○按詩大雅抑詩周頌烈文詩並有此二句皆作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若得賢人四方以爲主則可以主於四方而國於何有又何難於得國乎

按夷儀盟坊本或爲僖二十六年誤也

傳二十七年癸酉春越子使后庸來聘后庸越大夫使來聘魯且言邾田魯還邾田封于駒上封竟至于駒上之地○駒音臺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從如字作去聲非康子病之季康子恥從蠻夷受盟言及子贛思子貢曰若在此言子貢若在魯國吾不及此夫言我不及與越盟蓋子貢十二年嘗辭吳盟故思之○夫音扶武伯曰然是康子之言何不召又問何不召子貢而用之曰季康子固將召之固將欲召而用之文子曰叔孫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貢臨難而思○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季孫肥公弔焉公親往弔喪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晉荀瑤帥師伐鄭荀瑤即智襄子次于桐丘三三宿以上爲次鄭駟弘請救於齊弘駟歡子求救於齊齊師將興齊將

傳明魯公子遂殺惡及視其卒而繹也春秋猶以爲非寵過大臣之禮季康子惡不及遂而弔之降禮不亦薄

乎公蓋知有私憾起師而不恤國體也救鄭陳成子屬孤子屬會死事者之子○屬音燭三月朝使朝三日以禮之○朝音潮設乘車兩馬乘車兩馬大夫服○乘去聲下同繫五邑焉又加之以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涿聚子名召而謂之○涿音琢曰隰之役在二十三年即犂丘戰而父死焉而汝也二十三年知伯親禽顏庚以國之多難以齊國禍難殷多○難去聲未女恤也未能拯恤於汝○女音汝下同今君命女今齊君命汝晉以是邑也受此五邑之賞服車而朝服此命車而朝於君毋廢前勞無廢棄前人之勞績乃救鄭乃起師救鄭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違去也穀人不知師至不知言其整也及濮水名兩不涉兩不可涉子思曰鄭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以齊為大國近在鄭之宇下也是以告急是以求救于齊今師不行今齊師阻雨而不肯行恐無及也恐緩而無

及於事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陳成子衣雨衣杖戈立於阪上立於漢水之阪上○阪音及馬不出者軍中之馬畏而不肯出者助之鞭之助車人鞭其馬知伯聞之即知襄子乃還乃退師畏其得衆心曰知伯曰我卜伐鄭我卜出師為來伐鄭不卜敵齊不卜出師為來與齊戰使謂成子知伯使人告陳成子曰大夫陳子謂陳成子陳之自出謂陳氏實出自陳陳之不祀陳之滅亡不獲祭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瑤衷善也謂晉君使己謂大夫其恤陳乎大夫謂成子其恤陳國而與我其計鄭乎若利本之傾若成子利本根之傾覆瑤何有焉謂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陳成子聞言而忿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言人之多侵侮他人者皆不在於其位知伯其能久乎知伯陵人

如此其能久於其位乎中行文子告成子中行文子即荀寅時奔在齊故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言有人自晉師來告於我將爲輕車千乘將以厭齊師之門以壓齊師之門道與齊戰○厭於甲於輯輕車七萬五千人○輕去聲以厭齊師之門過之君子也吾乃今知所以亾一語有味哉其可玩矣

鍾伯敬中行文子輕車千乘之告蹊爲不根至其謂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則其所言永爲世訓矣

魏禧而後入焉入謂進言之於人也行之之所謂謀字應注作行非謀字應注作行非君子三思今我之謀事三不知始衰終三者皆不能知而入之求入而行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哀公患叔孟季三家侈汰以患公室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之師逐而去之○去上聲三桓亦患公之妄也二家亦患哀公多妄不信故君臣多間君臣猜疑故多間隙○間去聲公游于陵陵哀公游于陵陵阪之地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遇孟孫于衢道曰公曰請有問於子言請問於孟孫余及死乎問已可得以壽否對曰孟武伯答臣無由知之言臣無由得知三問哀公凡三發問卒辭不對孟武伯終辭不肯對公欲以越伐魯哀公欲用越師伐魯而去三桓之子孫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因遜讓而出奔于邾○孫音遜乃遂如越自邾遂奔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有山氏即公孫有陘氏施罪於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也終子貢之言穆文熙哀公此問其衰心乎然使君至此則三桓之罪不容誅矣

孫鑛今諺語三不知或本此

陳廣野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二年韓趙魏竟三分其地

君不沒於魯○悼之四年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晉荀瑤帥師圍鄭鄭即智襄子環玟曰圍未至師未至鄭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知伯即荀瑤言其狼愎好在人上○好去早下之早服而爲之下則可行也則可以去其師乃先保南里以待之駟弘乃先保守鄭城外之南里以待其至知伯入南里入鄭南里之地門于桔柣之門攻鄭城門○桔賢入柣音迭鄭人俘獘魋壘魋壘人四而執之賂之以知政以知政賂魋壘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晉魋壘閉口不答而死將門將攻其鄭門知伯謂趙孟知伯告趙襄子入之使趙襄子先入鄭門對曰趙襄子答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爲子何故簡子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以我能忍恥辱庶

魏禧無害趙宗乎語妙然得無激知伯豈處危疑之道穆文熙知伯凌人襄子含忍而言之間便可想見

鍾伯敬左氏傳春秋本詳吳越及知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

孫鑛數語簡鍊

無害趙宗乎庶幾無害趙氏之宗知伯不悛知伯不知悛改趙襄子由是甚知伯甚毒也趙襄子由此以知伯毒害於己○甚音忌遂喪之知伯遂帥韓魏○喪去下同知伯貪而愎知伯貪冒而又狼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十

昔孔聖因魯史以作春秋誠萬世不刊
禮典極寓宙圖隧也其後有公穀焉有左
氏焉各傳所聞以羽翼經義矣雖持論互
有得失然要其淵源皆自聖門諸弟子之敢
私竊一說者迺所以尊經也大抵公穀主蒙
義左氏無長紀事紀事之體援古爲鵠依
例示法臻于辭令之妙則有衍爲數百言
者有縮不過數字者節〻照應處〻融通

故世儒或以爲失之誕矣予夙校此書費多
年苦心每論國成敗事臧否輒如身履其
時然猶至禮樂兵賦喪葬之纖悉古
今之所聚訟者欲會衆說而要之規
矩焉亦難矣夫於是乎本淩稚隆
評林續輯程胡朱子暨明清諸賢之
論尤當於實理者三子餘條冀以致經之
蘊焉然不敢定其爲孰是者信以傳信

疑以傳疑蓋其慎也予常慨焉以愧無
芹許功業表見乎世時適撰此書集
厥大成蓋之久遠矣聊所以作文明
之治奬素學之心矣乎
日本寛政五年癸丑秋七月七日識于浪
華拙古堂　後學播州奥田元繼

寛政五癸丑年九月

大坂書林

松村九兵衛
葛城長兵衛
柳原喜兵衛
志多森善兵衛